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一

泉貨

議漕運一道

不奪人利一道

鹽法之弊一道

議罷漕運可否一道

均財禁兼一道

議井田阡陌一道

邊塞

議邊塞事一道

御狄一道

備邊一道

守險一道

議兵一道

選將帥一道

議漕運

昔在隋季厥庾空虛爰逮皇家京坻彌望既乘前弊年蓄



未登自東徂西依常運漕今送納之所物賤本州欲齎直
買輸利益兼倍

對

衛弘敏

對什一而稅布政之通規九稔爲儲經國之成務倉廩實
而知禮夷吾之論有徵金湯守而惟粟墨翟之言無守昔
隋季凋殘厥庾並竭洎皇明續錄黎獻咸熙並孝弟力田
信可封於比屋家給人足實委餘而栖畝於是上直常平
將備水旱下歛薄賦以蓄京坻故遠近諸州隨方輸轉陸
輦車而接軫川漕引而連檣但六合時雍菽粟流而衍五
錢標價水火埒其饒若政利從機惠美無費以送納之所
物賤本州欲令齎直買輸不勞而益如愚管見切未爲宜

何者任土稅田定差於不刊之籍配租納稅設條於情
之令豈可取越公途苟從私益革送納之通式開買輸之
權利者歟謹對

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權酷
誠厚歛及雜稅

白居易

問鹽鐵之謀權酷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徵皆可以佐助
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舍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奪利
於生人取舍之間孰為可者

此下十五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七
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皆白居易擬作

對

臣聞君之所以為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為命者衣食也衣
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

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
從天來必是強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則日引而月長人則
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
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
庫折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其利冗開而罪梯構然則
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
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自富也故唐堯夏
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
鹽鐵之利亦國足用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
皇漢武隋煬之時雖收大半之賦征逆折之租建榷酤之
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用而人糜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

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夫利

通

集作散

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

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孰與不足記曰人以君爲心君
以人爲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
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之地之生財
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
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
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
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若皮盡於毛下
本或不存與之也同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害斯
可知焉是以善爲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

貨不用計數之利不蓄聚歛之臣聞權筦之謀則思侵割
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詠歌作
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
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問議鹽法之弊

論鹽商
之幸

前人

對

對臣伏以國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弊
起則法隳法隳則利厚利厚則奸生奸生則利薄臣以爲
隳薄之由由乎院場大多吏職大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
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既多則多慮
其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既衆則各

其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
厭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費
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奸緣課雖存而利
失矣若今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麤謹鹽量之
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誘商則出無羨鹽
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課矣鹽不羨出貨不濫入則法自
彰而利復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東農
夫貿易其貨產入爲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裨販少出
官利惟求隸名居無征徭行無權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
入於私家集作室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筦權明矣
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

之次也若上既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倖人奸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折毫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議罷漕運可否

前人

問秦居上腹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其間冰旱不時賑貧貸乏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脚價和糴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於彼乎害於此乎

對

對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

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為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為長久

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維

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則難於

徵集作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臣

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為法脩以為常臣雖至

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之所湊也萬人之所會

也六軍之所聚也雖野集作利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

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能充其用集作費况可日削其穀月

蝕其糧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

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

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微矣夫齎歛糴之資省漕運之

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者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他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汎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也此臣所以謂若以為長久之計則不知其可也

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 止盜賊起燕讓

前人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慾故不足者為奸為盜有餘者為驕為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別而禮讓

作貧富均而庶耻行作為何方可至於此

對

對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之所以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天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為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一作制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為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者有常力人之用財者有常數

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入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姻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有一作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慾而貧困墮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貧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飽廉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慾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

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竒文詭製攻
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艷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
賞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噐攻之
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歛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
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
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賊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
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此之謂也

集作
矣

議井田阡陌

息游惰止兼
并實版畜

前人

自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別都鄙之名其為名制可
得而知乎其為功利可得而聞乎

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兼并大啓游惰實繁雖歷代
因循誠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既
廢之甚難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對

對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
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
則夫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
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
狹畫爲夫井量人戶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
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一作衆心足以安家野無
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室以容遊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

之業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固食力相濟其出

則征也不待征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

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

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惰之路落阡陌作則兼井之

門開至使貧弱集作苦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強者專籠山

絡野之利故自秦漢迄於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

以爲井田者廢之已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且宜漸制何

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奪

者得其計王莽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商

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明驗也故臣請斟

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曠者且循集作其阡陌戶

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夫家漸有數夫然

則丘田井邑一作井邑之地衆寡相維比閭族黨之居有亡

相保相維則薰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

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

於農生業著於土地集作地者矣

議邊塞事

問東胡逆命北海為墟朝廷徇脩復之功邊境之折衝之

寄遼水東西城池不復九山左右職貢猶迷其使三聖遺

黎九州故地飄然零落可不痛哉今欲示以威惠申誘約

東選衆之舉未睹于今出群之畧何必是古指明其要無

太簡焉

對

馮萬石

對古之王者仁覆萬類不以中外爲隔而以兼濟爲心固
能出門同人遠近感應含生受氣靡不從助焉蠢彼林胡
阻分遼漢挺而走險代構其患昔我大唐之創業也東舉
日域北暨幽陵不毛之類僉率貢職頃邊吏不謹憊我王
度夷戎恬亂遂荒塞垣致乃虔劉朔遼騷驚河冀天地悔
禍人亦有心懷我舊章自相魚肉遊竟待命爲日久矣光
天纂曜景號昭升萬靈與能兩儀交際蠢彼醜裔何獨匪
人但未諭堯心自疑其譴累息跼蹐猶昧占風且舜自側
微舞干而有苗即叙湯亦小惠褰羅而異方懷柔今若一
選王人以備行李論茲天造慰彼遺黎則兼程驟步不日

而至北極夷障無限於幽荒東絕扶桑盡同於封內何止
兵不血刃野無勞師復遼水之城池循丸山之琛賚而已
若乃選衆舉能之術五材三畧之奇亦鏘鏘廟堂濟濟朝
序人誰不職一作儀知臣在君何待庸言而後行是羲皇之
代戰爭不興文景之時韓彭勿用雖欲自效亦無所施謹
對

禦戎狄

徵歷代之策
陳當今之宜

白居易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畧多矣故王恢呈征討之謀賈
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
古今異道利害殊宜將欲採之孰為可者

又問今國家北虜款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

討之則疲困師徒舍之則侵軼邊鄙許和親則啓貪而厚

賈則作約盟誓則飾詐而不誠今欲遏彼虔劉化其桀勁

來遠人於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此下十五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居易擬作

對

臣聞狄者一氣所生不可翦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臣而蓄也故為侵患之暴父矣而備禦之畧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課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由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疲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

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羗胡耳目

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漢

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

安雖侵掠之患漸集作暫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

為匈奴所欺也用晁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惠未免攻

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文病之有

廣武漢匈奴贊文帝聚天下精兵於廣武集作式非之殺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

誘之以餌誘之以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

有素斯皆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覩也以今參古棄短取

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為近筭淺圖非帝王久遠安

邊之上策也何者臣觀前代若改成德盛國富人安則雖

六月有北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國貧德衰人困則雖

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何則國富則師壯師壯則令

嚴人安則心固心固則思理如此久久一作矣則天子之守

不獨在於諸侯將在於四夷一作夷狄矣則暫雖有事何足憂

焉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人困人困則心離心離則思亂

如此久久一作矣則天子之憂不獨在於邊陲或在於蕭牆

矣則暫雖無事何足慶焉蓋古之王者慶在本而不在末

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桑中懷外說近來遠北虜嚮

風南蠻賓貢所未化者其為一作余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

犬羊視之如蜂蠆不以士馬強而財力盛恃之而務戰爭

不以亭障靜而烟塵銷輕之而去守備且防其侵軼遏

其度劉去而勿追來而勿縱而已然後畧四子之小術弘
三王之大猷以政成德盛為圖以人安師壯為計故德盛
而化則服服則懷柔師壯而動則威威必震讐夫然後可
以不糜財用不頓師徒不盟誓而外成不和親而內附如
此則四海之內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至河
隴已侵之地庶從容以歸土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議守險 德與險 兼用

問易曰王公一作侯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在險然用

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守國之誠二議相反其指何

從

又問以山河為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德為藩者四夷

爲守也何則苗恃洞庭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固
其固何也今欲鑒昌亡審用舍復何如哉

對

對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
齊得十二而霸諸侯蓋恃險之論興於此矣史記曰在德
不在險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議生於此矣
臣以爲險之爲用用舍有時恃旣失之棄亦未爲得也何
者夫險之爲利大矣爲害亦大矣故天地閉否守之則爲
利天地交泰用之則爲害蓋天地有常險而聖人無常用
也然則以道德爲藩以仁義爲屏以忠信爲甲冑以禮樂
爲干櫓者教之險政之守也以城池爲固以金華爲備以

山河為襟帶以丘陵為咽喉者地之險人之守也王者之興也必兼而用之昔漢高帝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及於周而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險建都創業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徒負大河憑太行保洞庭而不脩德政坐取覆滅者是專恃其險也管子恃其僻陋不修城郭喪其三都者是怠棄其險也由斯觀之山河之阻溝壑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智以險昌愚以險亡昌亡之間惟陛下集有能字鑒之

問備邊

併置帥將

對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西之兵其數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遏侵掠禁奪攘則可矣

戎大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軫

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鎮壘太多主將太衆

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

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誰

肯當之今若合之爲五將總之以一師將合則戮力師一

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其罪必行賞罰然

後撫便宜一作利便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待勞以寡制衆則

雖黠虜無能爲也臣又以爲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

而無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

曰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關能制其開

闔得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之要操塞之關則西陲之憂

可少息矣

議兵

用舍逆順興亡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廢而不用且涉去兵之罪資以定功又垂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否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戎而業成王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數何由逆順之要安在

對

前人

對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不好不志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者不

祥之設不得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能去
兵兵之設久矣又周走天下偃武脩文猶立司馬之官六
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
可去兵也不可黷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逆
順之要大畧有三而兵之名隨焉夫與利除害應天順人
不爲名師義然後動謂之義兵相時觀釁取亂侮亡不爲
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宣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
貪人曰上謂之貪兵貪者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者
之兵無敵於天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者之兵先弱敵而
後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者之兵先自敗而後戰也故勝
與不勝同歸於亡焉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

則思耀武是獲一兔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則弭兵
是困一噎而欲去食也魯不知無敵者根於義自敗者本
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功於武不其惑歟興廢之由逆順
之要昭然可見惟陛下擇之

問選將帥之方

對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理兵之將而
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
君功見於選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選將之術在乎因
人之耳聽之囚人之目視之囚人之好惡而取之舍之故
明王之選將帥也訪於衆詢於人若十人愛之十人之將
也百人愛之百人之將也千人悅之必千人之將也萬人

伏之必萬人之將也臣以爲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此而
求十得八九矣

御書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一

文苑英華 卷五百

卷五百



平舟人矣

公之為人... 且以... 之... 之...

文苑英華 卷五百

卷二百六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一

策二十六

求賢

求賢三道

高察之士二道

請以族類求賢一道

尊賢一道

請行賞罰以勸舉賢一道

文學

議文章一道

採詩一道

救學者之失一道

黜子書一道

書史百家三道

射御

射御二道

求賢

問選賢舉能秀造參用今之所薦誠為得人未聞含聲待
 扣乃有不耕而獲十室忠信理亦難誣若遂踐於清朝仗
 何材而一作濟物又二老歸周見稱何德八元佐一作舜
 見述何功滋泉以何術見稱莘邑以何辭作相雲臺畫象
 述其先麟閣稱名標其道

對

對昔者聖人之立極也選衆舉能列官分職以通天地之
 德以類亭毒之功臣哉隣哉特用遠矣主上重光纘曜紹
 開中興拜輶軒於受命之初希俊賢於御極之日茲乃義
 軒之志堯禹之心勤求道要闕文所望於清光哉故鄧林有

必至之才崑山無藏價之寶可不謂然乎走

一作

以妄庸

藝無兼採繆從卑列應此嘉薦誠非鈍朽所能塞充然天

休

一作

震動虛求秀逸揚於王庭亦僂俛矣顧當參明試

獻嘉猷竭謏聞敷大體言用身退以酌萬一豈所謂不耕

而獲邀名幸時而已哉今見屬有司恭承下問懋陳常務

自謂無竒若得飭躬召見對揚天休下學上達舒憤竭情

則亦引諭陰陽較明時政之要感激狂直甄拔授受之宜

效其滄汰以增海岳耳若遂踐清朝濟時成務其道甚大

惟變所適俾聞後命則藏器而動顧以更僕亦何盡言曲

學鯁生居今志古若乃忠為令德功實佐時披卷懷人恨

為異代雖慙非博物敢不揚言則夫西伯善養夷齊以讓

國歸老帝舜舉能元凱以通才授職維師尚父韜鈴乃適
道之功相時阿衡辨飪為獻君之術雲臺紀績吳鄧懿其
元勳麟閣圖功衛霍流其茂實謹對

求賢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第二道策

吳師道

同前

問棘津登輔不因階於尺木莘郊作相豈憑資於累遷蓋
道有攸存時無可廢爰暨澆訛必脩一作循班序先容乃器

因地拔萃共相沿襲遂成標準今聖上務切懸旌心搖啓

繇一作施雖衣冠華胤已喬遷於周列而衡必幽人罕逢集

於魏鼎豈英靈不孕於山澤將物理自係於古今無蔽爾

辭切陳其致

謝切陳其致
...
上官儀

對鳳德方亨必資英輔龍光未聘實俟明君既藏器以須
時亦虛襟而待物莫不理符靈應道叶冥通類霜降而鍾
鳴圓雲蒸而礎潤秘策赴之如投水神心應之若轉規用
能感會一時抑揚千古是以沉鱗暫躍遂游泳於天漢墜
羽繞遷乃騰驥於日陸弘心體之妙吉播舟水之嘉謨義
列丹青德融金壁迨乎時鍾季叔化漸澆訛拔萃之惠罕
流因地之階愈篤使西都金一作陳子奕葉稱榮東國袁生
八公為貴廷尉之明窮識理十載無知黃門之妙極摘文
八遷寧進徒使干星秀氣永翳窮塵照廡竒光長湮幽石
自可循風市馬襲軌龍三不虧七年無廢棧棧東帛

指丘園而畢陳翹翹車乘望林泉而載轄則材標海若霧
集丹墀德表星精雲飛紫闕豈直高尚之士遥集於台司
衡泌之儔喬遷於晁職謹對

高潔之士

門惟堯則天全穎陽之節惟禹與川遂滄州之美然則高
潔之士出於盛明庶恥之賓不生澆季自皇唐受命驅駕
前古貞逝不聞風軌莫繼豈端操之範獨秘於往辰將奔
競之徒頓騁於茲日緬懷長往有情深衷貯聽離一作賢
以祛心疚

對

對則天分命箕山多長往之賓濬畝劬勞滄州有肥道之

客是以此荒孤竹其

一作隱

草澤而輕周南岳紫之翫林泉

而耻漢此蓋爲匹夫小節未達汾陽之昔獨行幽姿寧動
少微之宿豈若大風在夢非熊入兆下箕尾而稱師委旄
頭而作傳自大君有命遂頓天絃盡岩穴之英竒摠濠梁
之邁軸脫荷裳而襲朱紱解薜蘿而綰青綬五尺童子羞
稱荷篠三事大夫耻觀瓢飲將使鄭君谷口擅不言之謔
曹相府門多清淨之化方知聖人在上真隱不獲全其高
淳風所偃幽真不能固其節麤一作麤得性麟鳳所以呈
姿山林不天風雲以之通氣物既稟和而適變土亦感類
而相從調飪自可怡神烹鮮足堪養性猶謂寒泉獨善未
臻授手之仁薪樵每濟有助興王之道謹對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同前

田備

總目作田恪

對聖人出震博訪芻蕘大帝登庸詢謀師相是以周稱尚
 父呂望擢自磻溪殷曰得賢傳說求諸版築莫不舟梁羽
 翮昇實蓋梅表區寓之明明成朝廷之濟濟自隆周泊乎
 幽厲朝政在於諸侯炎漢至于哀平威權任乎卿相貂蟬
 耀彩椎俊遍五侯之門劔履三光賓客滿四豪之第吹竽
 彈劔犬吠鷄鳴用才各任所能取士不求其備弓旌之命
 非道德之門蒲帛之徵乖有道之室方今前疑後丞龍翰
 鳳翼左輔右弼岳氣星精加以徵逸璞於岩廊索遺珠於
 窮海丘園之下羔鴈成行閭巷之中軒輶相次玄纁之禮
 既備巢父長謝山林珪璧之問不空夷齊豈食薇蕨

請以漢類求賢

請以族類求賢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效其用君

賢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辨之集無此二字其術安在

此下七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
七十五門中所言問答皆居易作

對

對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效其用然

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者豈不以貴賤相懸朝

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悽悽之誠何由

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然兩不相遇如

此則豈惟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已來亂多

而理少者實此之由也臣以為求賢有術辨賢有方術者

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矣近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乎
 線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
 不可得也夫必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
 求必以類至此亦猶水流溫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人
 以德義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者
 必朋集作於正直不朋於頰邪以貪冒為意者必比於貪
 冒不比於貞廉以悖慢肆心者狎於悖慢不狎於恭謹何
 者事相害而不相習集作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
 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
 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
 察流濕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則集作

群分而自見求之於集作術辨之於集作方於是乎在

此字矣

尊賢厚禮以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逸集作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

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

乎

對

對臣聞政禮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之

由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有

集作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

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幣之禮盡揖讓之儀則大臣之

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矣凭几據床以令召焉則厮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尊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為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為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况於聞帝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善盡美之事畢

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等
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容易其所舉耶

對

前人

對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
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
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
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
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
遺集作濫斯所以合陛下尚有未得賢之嘆也伏唯申命
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才授以小大之職然後明察

臧否精考課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

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輪轅以相承

集作求 俾夫草靡風行達於天下則天下之耳盡為陛下聽

天下之目盡為陛下視明其規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

無遺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

拱而天下理矣

議文章 碑碣 詞賦

問國家撫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炳

集作化 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

美者多覩其虛詞今欲去偽柳淫芟蕪剗穢黜華於枝葉

及實於根原引而求之其義 集作道 安在

對

對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
文之用大美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
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
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意於文
美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
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詞賦
訟讚誅碑碣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焉集作有愧詞者焉集
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世若傳於後則混真僞而
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之理化成之教也其古之為
文者上以備王教繫國風下以存警誡通諷諭故懲勸善

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
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不覈實則勸懲之義缺矣美刺
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臣
又聞稂莠稗秕生於穀反害於穀者也淫詞麗藻生於文
反傷於文者也故耘者耘稂莠稗秕所以養穀也王者刪
淫詞麗藻所以養文也伏唯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
旨俾詞賦合警誡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誅有虛
美愧詞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實
抑淫者誠宜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文章
不與三代同風哉

集作同
風歟

採詩以補察
特政

前人

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焉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爲
殺者也然則一人之耳焉集作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
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
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大夫以爲何如

對

對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道一作遵化

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似乎歌詠之聲諷
刺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戒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
嘆發於吟咏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
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

虛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
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
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
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
酌焉政之廢者脩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
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
髮之善者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者上必聞也則上之
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
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
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救學者之失

禮樂
詩書

前人

國學者政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
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
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
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
究聖賢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為
言行播之為風化何為何作得至於斯

對

對臣聞化人動衆學為先焉安上尊君禮為本焉故古之
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
也國家刪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為學者之先知生
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欲

以集作使 四術並舉而行之萬人相從而化之集無然臣觀

太學生徒讀集作誦 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

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與孝之義

不彰失其情則同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棄本而從末棄

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嘆

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脩習之名而無訓道

之實也伏望審官集作工 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講詩者

以六義風賦為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

代典謨為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

幼為節不專於俎豆之數楊襲之容也學樂者以忠和孝

友為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異

誣之矣夫禮樂無盈滅之差積而行之者乃十之八

誣之矣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
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溫柔敦厚之教䟽通知遠
之訓暢於中而和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
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覩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
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問黜子書

對

對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
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別而百氏之書
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焉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班固
序之詳矣是非取舍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

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
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
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爲之
隱退况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消蕩乎斯所謂排
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
畧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書史百家

問卦分江使

莊子仲龜爲清江使河伯之所

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

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紵禮樂
而齊鷲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
競有慚胥王之化無異雜鉛之寶請用於火恐招傳燹之

傳奕之字義歷本外讀看又義
字形當是淺字

下必行之

書史百家

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
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
九流之備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為之
隱退况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消蕩乎斯所謂排
卜兌而夫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
問卦分江使莊子神龜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
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紵禮樂
而齊鷺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
競有慚胥王之化無異雜鉛之寶請用於火恐招傳奕之

將翫其風復爽芟夷之義上塗交戰一爲解環百兩之
篇孰關其善七分之術孰著其能誰求天下之書誰决塚
中之錄識二簡者何子觀四轍者何人京兆耆舊之篇起
於何代陳留神仙之傳劍自何人誰先孝子之圖誰首逸
人之記倘無談於雕棘將有薦於拔茅

對

許南容

對夫皇王範物經籍訓人澆浮之說漸列文質之規斯變
故九流異軫一作軼百氏齊鑣枝分葉布千門萬戶雖復言

有踳駁理或叢殘時招胥王之譏乍起雜鉛之議妨工惑

善招惡

左傳昭德今作招惡疑

塞遠比夫群岳參差各有蔽虧之勢

衆川浩蕩俱資潤澤之功且夫三代之道未能無弊六經

之教尚皆有失其於子史何獨尤之若以失而便廢則書
 禮之法可捨短而從長去泰而除惡咸用於火竊未為得
 各言其志亦何傷乎乃好尚不同撰述各異並流鉛槧咸
 著蓬山京房惟善於七分張霸心明於百兩荀勗决塚中
 之錄陳農求天下之書識二簡者廣微東晉字也觀四轍者周
 穆京兆蒼舊光武創其篇陳留神仙阮蒼述其事梁雄作
 逸人之傳一作劉向修孝子之圖斯並賢者傳之不朽謹
 對

同前

李令琛

對日月經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地畷澮資其廣深俱
 麗於乾綱同歸於坤一作坎軸况六經既出百子並驚焉

五部上界四部組錄賦仁義琢磨道德維非全覽之

五車七畧四部組綴仁義琢磨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
連珠之寶當有求畫日之官遠探禹穴近開汲塚之文具修
蠹簡或陰陽不謬朱紫自分仲任叢殘之譏並非通論雅
川翡翠之喻實得大方豈重以芟夷加之翦截敢申直筆
以塞異端則有百兩之篇張霸所善七分之術京房獨精
陳農訪天下之書荀勗決塚中之策識二簡者束哲觀四
轍者穆王京兆者舊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起自
阮蒼劉向修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謹對

同前

對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以興
典謨斯起即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問宣父挺生刪詩

書而反魯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靈啓群

主之耳目泊乎尼山落構梁木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一作

漫起於是墨承諸廟益繫司徒八字一作承文子開教於

五神范蠡逞能於千樹孫武絢其韜畧家叟混其鵬蜩葛

洪述內外之篇劉安論黃白之秘楊託思於全性鄒銳想

於談天商君既擅於刑書尹文亦諒於名實呂常博識載

摘懸市之文鬼谷多才爰初飛籀之作自茲以後其流甚

繁雖云有異於微言亦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

政刑或富國成家或懲惡勸善進既資於助國退亦取於

理身實翰墨之泉源信文章之隆藪故馬遷修史列之九

流班固叙書著之七畧今欲議其刪削語以芟夷便是絕

字者之多聞矣國家之廣畧各學雖不敏未敢從命

學者之多聞爽國家之廣畧學雖不敏未敢從命謹對

射御

問五曹演妙六轡騰英吹籥延竒貫葉騁術眷茲兼藝理
國曰資取要適時何者爲急然則旁觀往籍逖聽前規六
藝之道同歸十哲之流必習何則書數之事獨列於學官
而射御之利不分於師氏今欲鳴鷹逐水落鴈穿楊並列
膠庠可乎不可至若魏臺漢帳誰擅其能三正一候孰當
其禮軒轅訪道驟其乘者何人夏禹奠山究其理者奚是
近從曹馬遠逮羲軒所創之功並宜別白

對

對觀天察地必籍於四時莫主安人莫先於六藝若乃九

宮筭法六藝數也秘法六範總也六藝御也竒功懸針垂露六藝書也之能落

鴈啼猿六藝射也之妙未言四術咸濟於時譬以五行理難廢

一至於出入軍國之謀道達陰陽之氣取要適時射御為

急者先王建國正位辨方順文武以分官仰星辰而布教

使僕者知其五御射者掌其六耦各班師氏咸有司存此

則垂範將來為國要道何必附輿執轡同歸鴈序之庭七

禮五犯射也並列鴻都之學事資仍舊無或改焉爾其中將

之署魏臺梁鵠之題漢帳聲傳千載能核兩朝三正實諸

侯之儀一侯乃大夫之禮軒轅訪道昌寓驂其乘夏后奠

山盪亥窮其理紛綸前史逖聽可尋竊以遠覽義軒近觀

曹馬心計不過於此矧首善御孰若於王良史籀飛毫鍾

馬翰后羿持箭前李廣張弦所創之人所工之華界真

騁翰后昇持箭李廣張弦所創之人所工之事畧陳一二
固難悉備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



湖濱同書齋

田續志補遺

湖濱同書齋藏書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

判一

乾象律曆門二十三道

習星曆判六道

家僮視天判五道

私習天文判一道

馮相會天判一道

以管聽鳳判一道

為律娶妻判三道

上生下生判一道

曆生失度判三道

典同度管判二道

習星曆判

得甲稱人有習星曆屬會吉凶有司効以為妖疑疑作云
天文志所載不伏

對

南正司天北辰列象昭回可議坐徵雲漢之詩曆數難推
自合史官之序當今銅渾設範五衡齊政四疇各業庶績
其疑舉而推之雖頗會於終吉子不語怪竟貽咎於爲妖
彼何人斯獨探幽說然古人垂教良史屬詞重黎掌日得
唐堯之躔次甘公言星明漢家之曆象遐覽前志事有職
司攻乎異端誰任其罰請寘霜典無取星占

同前

郭休賢

天道非遠人情難測俯察仰觀知來藏往顧惟所習頗曰
常途取則四時識乘蛇之度數明諸六曆辨迴蟻之循環
習洛閔之平生得陵渠之志事旣知休咎同入精微攻乎
異端自貽伊感必若門傳良冶亦觀過而知仁如其職

靈臺乃欽哉而難卹効爲妖妄何太忽諸引以天文未聞

同前

常恒

玄象垂文星辰作範休咎之徵斯在吉凶之跡可明秘以
久倫得之邦國旣河長而山久亦自古而迄今尚有不遵
典刑默習推步眷茲所學幸遇休明慕劉氏之高蹤仰張
衡之舊業旣而秋槎將泛知河漢之明梭太白初高識將
軍之出戰雖灾祥之屢犯在徵應之可憑若彛典以斯違
亦公途而難舍有司情惟糾慝志切繩違告爲妖訛事恐
乖於五聽科其犯禁誠有叶於三章

同前

薛重暉

藝術多端陰陽不測吉凶潛運倚伏難明預曉灾祥子產
稱博通之首逆窮否泰裨竈為廣學之宗是知羽駕奔星
初平言七日之會乘槎上漢嚴君定八月之期習學之規
枝無妨於紀曆屢會之禮法禁言於吉凶英華作會之禮
法禁妄言於吉
非有司嫉惡居心繩愆軫慮恐或彛憲劾以為妖冀必靜
於金科庶不刑於玉律眷言執吉雖款載於天文審事語
情實恐迷於至理即定刑罰恐失平反庶誥有司方期後
斷

同前

褚廷詢

和氏命官疇人繼職裁度

一作成

歷數辨正陰陽雖日月星

辰無幽不燭而吉凶性命象在其中所以班固題篇編而

作志馬遷著史取以成書安可私議以災祥公龍也

作志馬遷著史取以成書安可私議災祥公違典憲仰素
儀而雖隔瞻漢綱而斯存豈得日用不知都勞帝力天文
妄習仍委國刑宜峻典彝以申平反

同前

徐楚望

大君

一作唐

有位北辰列象庶官分職南正司天和玉燭而

調四時制銅儀而稽六合是則官脩其業物有其方彼何

人斯而言曆數假使道高王朔學富唐都徒取銜於人間

故無聞於代掌多識前載方期爲已役成稱

一作則

賤寧是

潤身眷彼司存行聞糾慝語其察變應春石氏之經會以
吉凶合引班生之志誠其偏習宜肅正刑

家僮視天判

甲於庭中作小樓令家僮更直於上視天乙告違法甲云
專心候業不伏

對

劉庭琦

士惟各業法貴師古苟睽厥道蓋速其尤甲也黔人頗遊
玄藝門庭之中駕小樓而對月星象之下縱微管以窺天
懸究昭回遠探雲物傳諸子弟頗覲前脩授以家僮未詳
其可雖有詞於候業亦難免於刑典更資研問方寬糾繩

同前

蘇紹

聖人作乎萬物惟又百僚分事命南正而司天五緯連衡
遵北辰而列象莫不上稽天道下授人時率由舊章克備
常典辨躔次之無忒識運行之有度南躔日至爰有望於

東陸春歸方可觀於太室必若官非代掌業與家

靈臺東陸春歸方可觀於太室必若官非代掌業異家

復王朔漢有王朔望氣英華作霸非之精才有唐都之秘術不在其位

理宜勗於閑邪有犯於時辭豈逃於語怪惟彼甲也能微

訟乎僮則無良異疇人之子弟乙惟嫉惡復呂氏之刑書

庭際遐瞻寧用圭而測景樓中仰視徒以管而窺天攻乎

異端既殊冰操在乎正本請寘霜科

同前

薛驥

仰觀俯察通幽洞微明分野之災祥知廢興之休咎故漢

皇應錄瑞日揚光宋景推誠妖星退舍所以標之甲令著

自前經苟非主司習者多罪甲官非馮氏名在平人詩書

為席上之珍無聞教子圖締豈門庭之事輒訓家僮公然

有違法在無赦難專候業定欲窺天措之罪刑應湏捨地
乙告非法既叶公途請寘條章無容詞訴

同前

崔翹

芴不云乎仰觀時變詩有之矣上列昭回國家蓋轉銅渾
灰飛玉律曙光侵而鼓應暝色下而鍾鳴月穆穆而增波
煙藜藜而不散苟非其局必寘刑名甲命家僮心謀窺管
至如長雲氣色京房有隱士之占德星夜聚太史有賢人
之奏儻泛言古事自合張裕之流如私習天文請寘呂刑
之訓必也業傳弓冶名隸保章寧失不經豈濫無罪待窮
由緒方正糾條

同前

負傲

聖人體道雖旁行而不流君子爲儒亦博覽而多識甲誠
不敏嘗窺秘文傳妙術於青猿得精符於翠鳳嘗公明之
好事不寤每踰於夜分劉子政之多能觀星或至於明發
固當率由古道仰止先賢既非日御之官當晦風占之跡
况門庭之內賓友相趨遂乃別構青樓迴披丹檻當牖異
紅粧之女寓宿乃蒼頭之僕董舒災異主人猶且致尤雕
語怪神秦帝尚令下獄既私庭竊候罪已一作良多公憲
正詞刑其無捨但以考陳生之國志嘗有其人徵葛公之
蜀科未聞斯罪古今異政夫何足疑待更細推方從公議

私習天文判

定州中望都縣馮文私習天文殆至妙絕被隣人告言追

文至云移習有實欲得供奉州司將科其罪文兄遂投匭
請追第試勅付太史試訖甚為精妙未審若為處分

對

罪古今異

崔瓘

精心寧寂綿思洞幽既訊水之如符亦言天而若印昔聞
其事今覩斯人馮文儒術圓冠識均方士耻蒼蠅之迷夜

重鳴鷄之唱晨

曉一作

由是微神穿石流觀刺井探九玄之

微妙察五緯之綱維眷彼傾河言不乖於暝雨循茲險澗
罪已掛於秋霜隣人嫉深始求資於魏闕友于情切方辨

過於堯年由是皇旨鑿微刑不阿附

一作

既令付法湏裁

典憲按其所犯合處深刑但以學擅專精志希供奉事頗
越於常道律當遵於異議即宜執奏伏聽上裁

馮相會天判

甲為馮相氏掌十二歲以會天位闕於冬夏致日所司科
之不伏

對

惟甲馮相稱氏陰陽具司登臺窺天庶無乖於經紀觀景
致日方不越於躔次自可式旌典法克審璇衡或禳災於
未彰亦表瑞於先覺而乃曠我后之要列効義和之廢時

愛陽南臨既睽於宿偶

月令宿離不貸註離讀如儷偶之
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

天文者與宿偶當審
候伺不得過差也

畏暑北至又闕於瞻度儻冬夏失度

分至乖道則六氣不節五行混施爾職不恭天位斯紊所
司科處誠謂合宜徒事薄言終資按法

同律與以管聽鳳判

乙以管聽雌雄之鳳而不合將罪之云中國無竅均者

對

遠奚珣

鳳凰于飛聲中律呂雌雄是聽道在伶倫通乎忽微探彼

幽順瞻言乙也忝跡於倫

一作斯

豈術數之未精飾詞之而

有訴且軒轅已降歲序茲深推律者寧止於一家探竹者

無聞於絕塞遐求嶰谷近捨金門苟勗聲高懸同此設京

房識遠有愧其能既

一作多

謝知音宜從寘罪

為律娶妻判

甲善筭為律娶妻生子人告其妖不伏

對

周之翰

甲道窮靈府藝盡數原探鄒衍之幽谷摠洛閔之妙術測
律呂相生之道尚陰陽更配之理推計必究其精微變育
乃均乎造化言其孕子如逢蘭夢之徵語以好仇似叶揚
子之慶且智殫風律尚有革於京生况妙極玄穹豈無知
於鄧道稽之自占尚不爲妖察之於今如何結罪告者無
理咸從配之

同前

張鼎

理歷明時創自軒丘之帝寅餞納日制彼丹陵之主散在
國典鬱乎疇人甲以妙察五均工言三統雄管雌管候六
間而靡差上生下生稽五行而得象乾坤並位律固聞於
娶妻陰陽易一作定方呂實號於生子豈曰三星之會何驚

十月之祥顧不謀於白圭寧豈信於緹幕如黃之口雖欲
加人匪石之心安能引咎疑則合闕妖則謂何事同闕
武同德

物生有象象而後數洎夫化原孰得其始惟此甲也筭莫
善焉乃窮日者之言累盡唐生之術不測謂神推陰陽之
度數曠能變谷知律呂之短長想彼娶妻寧因匪斧之克
興言生子備見弄璋之慶與物相召誰其忍諸人告為妖
一何誣也

上生下生判

律生筭失 上生下生之數或告之辭云管皆合慶

對

張秀

立極俾人作又博謀廣通以訪異能理昏明時用

元聖立極俾人作又博謀廣通以訪異能理曆明時用司
氣候律生何者忝乎在職考銅渾而正氣吹玉管以飛灰
變冷含一作易寒暄當盡互物之妙娶妻生子庶探成器之功
何得俶擾厥繇候張失數儻虧官紀必殄孟暉安可敬授
人時是亦焉知天道求惟至理多昧彛途且官不易方士
資守業唐都秘術莫繼菁華趙達能名空嗟已矣既乖七
始之則須正九章之科

曆生失度判

曆生失秒忽之度

對

李昂

鳳皇司曆象

疑

謀託筭象生有數感而遂通邈探渾元是

知玄妙眇觀雲物必在精微情至紛擾則他想交亂形質
濁穢則寄鑒不明焉可以見天地之心窮鬼神之狀幽變
未測孰辯端倪相彼曆生迹叅日御臺觀是忝泉蒙未豁
唐都不作糟粕誰傳趙達何追菁華莫繼失秒忽之度曷
以敬授人時若歸竒於拐履端於始則毫釐不爽忝累無
愆如或未精法將焉捨

同前

瞻乎曆生跡編太史按黃鍾之妙筭王管非工察緹幕之
微灰銅儀罕究今者三元奧術尚情履端之明六律幽源
未達歸餘之數失之忝忽糾以簡孚誠積龜之見毀豈書
焉而致誤不堪敬授將亂甲乙頗異太初之差宜正義初

之罪

同前

王冷然

律呂之本今古攸尚周行殷曆孔子於是興嗟漢襲秦正
 劉歆以之條奏莫不考於經傳稽之氣象惟彼曆生稱明
 筭法理湏辨一作銅壺曉唱則聽鷄鳴玉斗夜廻方看蟻轉
 何得輕於秒忽失以毫釐裨竈多言豈知天道羲和廢職
 幾亂人時遂令太史罷占疇人廢業陸佐公之漏刻莫見
 新成張平子之渾儀但聞虛設既失推莫之典何迓寘棘
 之刑

典同度管判

典同度管失候不應史稱黍細徒少其人

對天 范鳴鶴

道幹始根陽圓成象同律審候紀物書雲各守其官倫創
厥事考同律於巡禮光閱虞書資省律於張生方尋漢志
恭惟所典實曰司存職此之由滇聞不怠影度從候物精
昭芒既未曉於談天徒効誠於窺管遂使牛車轉水顛倒
烟灰之色鷄卵色黃混淆氣火之象損三生一紛紛無憑
居陰布陽舛錯奚甚史也胥品誠迷厥官縱欲陳力就列
未知不能者止黍細厥粒徒寡其人先無告辭後有推過
此而獲宥何以用刑

同前

巾非月 登科記

火正分司疇人命職欽若天象敬授人時黍累無愆

滋陰陽之救葭灰期應閉戶窺天地之心所以申命有司
節宣丕序未遂御於乾道近獲矣於叛官辰迴鴈天不奪
於房次月躔龍宿莫命於勤農二分或錯於春秋九土有
虧於啓閉不脩厥職猶飾彼辭且列在群司匪無常典徒
有成教忝有常刑忝細當合簡乎徒少豈宜緘口防微於
始胡不謀先敗而後言無乃太晚愆我星度宜暴刑章待
憑高下之班方定重輕之罪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

列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

判二

歲時門十九道

元日奏事上殿不脫劔履判四道

懸政象法判三道 元日大斛酌酒判三道

立春設土牛判二道 競渡賭錢判一道

伏日出何典憲判三道 九日登高墜脚判二道

冬日不獻狼判一道

元日奏事上殿不脫劔履判 解貢

土惟三分爵有五等懋勲庸而賜祿加道德以授封故鄭

伯魏公旌於周日鄼侯曲逆表乎漢代咸以胥寧帝道宜

翼王室上殿而劔履不脫立朝而贊拜不名貴之與尊繁

然明矣景也二朝上壽百辟齊列敷奏昌言對揚休命遠
叶蕭何之軌復同子孟之躅若三台是職雅符周典如一
命纜登瀆遵漢律

同前奏 蕭昕

夷夏一體正朔同班車服旌旗光分五第聲明文物照臨
百官國家庶績其凝四聰咸達九重清問每降於絲綸萬
人自奏方聞於復逆景以位階丹衣得奏青蒲竹帛未書
既非子孟之錫劍履不脫瀆真良夫之刑且道在守官物
惟藏禮夫子相衛必在於正名謝恩守邨無聞於假器既
素爨典酒實嚴科

同前 崔嵩

一、人舉拱百官象物典禮不易威儀孔昭屬三朝會同
國威造列辟勿褻天威不違彼景何斯伏奏茲日若良夫
之傲禮且不釋劔異尚書之寵光徒聞叟履專於朝聘雖
古代之有文失於敬守乃今日之無情一作愧必也位崇蕭
霍榮極縉紳民唐諱具爾瞻備周官之九命馬錫蕃庶類康
侯之三接不可議罪終然允臧

同前

揚陵

履端於始且正班爵之儀明試以言是陳敷奏之議觀其
所會萬國來同相彼多士百寮咸列朝有著定失位有愆
國明彞倫千進斯罰景以策名聖代忝跡周行初伏奏於
青蒲遂來陞於丹陛舍車闕下升坐其幕帶劔君前旋棄

常禮儻王有錫命同蕭何之寵章人多大功類霍光之舊
制既不多於紀律固難措於典刑罪疑於人宜竭兩端之
問劾湏當理方議片言之折

懸政象法判

甲元日懸政象之法於闕下金吾不許云職在佐天子以
平邦國萬人觀之浹日而歛

對

姚齊悟

獻歲布德群物俱新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
曩憲惟甲位當司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恪言
新歲爰帥其徒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
表一人之有法狗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逮

不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斯乃行古之道得今之實
選不侵官退非越禮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無亦
禁衛是恤而於職司致充夏官既掌邦鄙未嘗學矣周禮
盡在吾子何所問焉

同前

衛浦

百辟咸乂六卿分職各帥其屬欽乃攸司既立司馬之名
亦稱祈父之任相維彼甲是掌邦政率由舊典匪曰曠官
將選賢以興功或制軍而轄禁以忠王國實代天工九代
藏疑作陳且觀其坐作三陽告始克施乎赦令將懸象魏
猶秉于周禮不忘舊章載書於魯策既浹日而欽率何法
乖且謀之用臧孰云勿許能守爾職夏官未失於先庶不

及而言中尉固慙於後動

同前

李峯

六官分職百辟為憲式訓古典率由舊章惟甲蓋臣克崇
邦政行司馬之法平理萬人懸象魏之書糾綏四國必在
肇脩人紀董正戎行審鏡錫之聲教疏數之度一作節以為

諸侯入覲列土一作上朝宗序班爵之賢以觀周禮行蒐狩

之令來覩漢儀布夏官之典常當正月之元吉斯乃敬其
所事無曠庶官儻宜父以遊寧有喟然之嘆而子牟不遠
必懷多戀之心玉律惟明予將有問金吾所見子匪良圖

大酺酌酒判

元日會序賓光祿以大酺酌醴祈黃耇比部以無令式勾

敬訴...

微訴稱以引以翼古之道也

對

沈東美

北年三年殷見時見大會正殿小會東堂典禮序以鬯珪

建官司其鍾鎮瞻言光祿式遵古典且爾公酬匪無彛倫

功沽之巧周禮酒正注酒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沽音占先賢於麴蘖水泉既

香必潔於湛餽周禮酒正注湛餽必潔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挹彼注

茲酌以大斗我客夾正嘉賓式宴呦呦鹿鳴酒正斯舉振

振鷺舞兕觥其觥俾爾戩穀求錫難老式夷式已以引以

翼方得古人之禮寧虧聖主之私郎署雖欲深文卿寺豈

宜其罪

同前

王昌齡

設罇養老序賓惟賢將必發乎直言先用被一作用乎孝
德徵元會之燕射展古義于君臣金奏洋洋合明神於九
變青氣靄靄布慶雲於一色則當嘉賓矣止爨倫孔彰群
儒就經之日天子遵師之禮袒割以俾其冕旒乞言以成
其福祿昔之所發今之所崇瞻彼有司未詳光祿嗟引翼
之攸槽何令式之無稽徒欲致譏誠堪聳詰

同前

劉涓

元正告朔品物惟慶萬國朝宗九賓式序尊儒尚齒以申
其宴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威儀秩秩弁一作舞僮僮
等申公之置醴同齊侯之拜爵大酏以將其厚意加邈以
寵其元老既醉既飽以引以翼引大雅之謙私致一作敦

平一作非之樂事光祿乃遵古道未蹈深愆比部則格以錢
科言從勾納法其畫一理在徵收刑責惟輕不宜加罪

立春設土牛

得宜春縣門外各隨方色造牛耕人州司科不應為訴云
春前二日

對

許景休

玄陰方窮青律肇起霜歸寒鴈露洗春木是以星駕方廻
知四時之代謝歲陰更始識五行以為法甲以名忝令長
頒政邑人固合酌規前經考禮中典將以助養生物叶贊
歲時然而涸陰沍寒王者以磔鷄送節達陽遵禮主司以
土牛迎氣所為雖合於典時方色頗乖於禮經訴以立春

之前雖有近於月今若以隨方之色誠可寘於秋官州科
典刑竊以為當甲將妄訴罪實難逃

同前合酒... 鄭老萊

惟彼璇衡分乎四序調茲玉管載啓三春寰中祈空土之
功海內佇農祥之應甲職司銅墨道洽絃歌務切耕耘情

深勸勉消乎立春之日望氣之辰為土牛於縣門設耕人

於一作終畝隨方所造雖取法於陰陽候節而為固無虧

於今式今者四門併造數次施功便於春月之中預設秋
冬之事攘災或可在法難通州司科以不應縣局乃為申

訴春在兩日雖事分踈齊復三廟何如道理即科其罪恐

涉深文輒此商量寧斯拆中請從寬典佇叶通規

競渡賭錢判

競渡賭錢判

揚州深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時
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
先後遂拆舟人臂

對

康健之

日一作月

觀遙臨旁分震澤雷既迴瞰近屆邦溝郊連五達

之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序屬良辰躔係
令節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趨并載飛龍之舳
泛長波而急槳有類乘毛湧脩浪而鳴舷更同浮葉蕭吟
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問閻
賤品蓬華庸流名教非閑喪儀多闕三年居廬無聞毀瘠

之哀五月佳遊且預歌絃之樂重以心存清勝志在雄豪
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鳧之貫先後由其不等忿爭於是
遂興無思李老之言俄折楊公之臂然則居喪聽樂已紊
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凶險論情撫事深穢皇猷定罪明刑
理資冊筆

伏日出何典憲判

廣漢等四郡俗並不以庚日爲伏或問其故云地氣溫暑
草木早生異於中土常自擇伏日旣乖恒經出何典憲

對

邵潤之

斗建於戌知立冬之景星火勝於金故至庚而氣伏微曆
忌之故事固稟陰陽按方志之所宜或殊寒暑廣漢四

蜀門九折通濯錦之流入青衣之微徒以溫暑異於中夏
畜馭同於夷狄許令自擇伏日所以遂其土風當今齊七
政之明垂四方之則百蠻由其奉朔九譯於是同文况茲
巴蜀之人素陶齊魯之教自當變而至道率乃舊儀苟亂
久特奚同文軌風俗通之小說未足憲章中和樂之雅音
領崇舞詠請下四郡俾依三伏

同前

趙如璧

天平四序有寒暑之殊地列九州著華夷之別風土既其
不等節候於是莫同廣漢夷敞境連巴俗岷隅沓轉雲峯
與霞岫爭輝江溜橫分綿沔共沙湍迤映候乖中壤菜茂
三秋氣離炎州草長二月至若時鍾季夏節一重陽金方

始萌大德不競非無典司之主必告伏匿之辰當復取捨
因循何得輒為改革國家明堂布政象法已行豈使均兩
之鄉翻聞易日之義雖殊風俗之典恐非得時之宜勒依
恒式謂符通理

同前

崔翹

廣漢之郡寔惟沃壤江波濯錦斜分白馬之津山嶂吐雲
近對黃牛之峽皇明撫運文軌大同自北徂南東被西漸
徒以窪一作窪盈異等風候殊宜草木偏早於陽春金火不
取於今日炎蒸郁毓未見行車毒霧氛氲唯看墜馬論其
恒式適帝者之金科語以憲章符漢王之故事是非之
其在茲乎

九日登高墜脚判

楊甲九月九日登高墜脚致跛乞告為不孝科不應為

對

馮敬徵

無射良秋重陽嘉節登高有與坐迫桓景下堂傷足多侔
子春雖異全歸何妨憂色寧損為孝之道而斷不應之條
告之者未達其幽趣科之者固知其失道棄而不問幸無
濫焉

同前

馮真素

楊甲溺志妙賞開襟季月探幽仙術既播美於銷災蹟彼
禮經復傳芳於作賦黃房辟惡插鬢徒存菊花泛罇傷足
旋及下堂之懼空負子春之懷登階與言方貽婦人之笑

窮其孝道雖則致於毀傷校彼行章豈有涉於情故乙誠
妄告甲乃無辜輒賜片言能符至理

冬不獻狼判

得景為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對

白居易

鮮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禽

獸罔其當路可求曾不思於躡尾充庖為用遂有關於去

賜既愆冬獻之期難償秋官之責爰載詳地產湏重抵集作

核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

無縱口給之不慙在面欺而無捨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

判三五

歲時雨雪儼門十九道

冬至越人駕象入庭判一道

亞歲上罇闕酒判一道 臘嘉平神位判一道

天雨壞墻判一道 復陶以行判一道

春不修鑑判二道 藏冰不固判三道

西陸朝覲判七道 驅讎判二道

冬至越人駕象入庭判

冬至朝越人駕象入庭不載黃門鼓吹法司科罪越人訴

云依太康中儀不伏

對

大荒無限

一作根

天下如截柔遠能邇老安少懷惟彼越人

沐茲造化

一作洪造

境遙銅柱聞伏波而覽擊聲暨珠崖非尉

佗而能制屬星躔北陸日屆南長天子登靈臺觀雲物命

群臣以成列執五瑞而知禮牛羊勿踐駕象奚趨來賓冊

禁之庭不載黃門之樂今朝高會笑塗山而未倫法奉虞

章鄙蠻風而詎設棘司以多聞闕殆直寘先繩越人以古

有典刑曾何敢侮且中古以降五運相乘太康之時九儀

亦備具物云在時人屬遷湏崇改更之文無致因循之禮

亞歲上樽闕酒判

亞歲遇群吏於庭將賜以樽酒所司闕供

對

王運充

王運充
對
主上天明臨下有赫國章式序天秩孔昭亞歲崇時見之
儀群吏脩會同之禮倬玉階之仗左右薰風頒金彝之酒
東西湛露庭實千品間皮馬以分行朝會九賓錯華蟲而
雜燕羽觴無筭玄澤初流兕觥其觥皇歡以接賜上罇之
旨酒帝命空需承大聖之鴻恩天厨不給眷言此咎罪莫
重焉所司罷供寔違常典既罹深罰邦有常刑

臘嘉平神位判

先嘉平之夕索室不設存神之位有司告其師訴云小黃
之過仰依禮處分

對

趙泉虬

歲律仲冬寒生季朔尊符而臨清祀因蜡而祭嘉平承八

政之勞農暢四人之休息既而日沉西障月下南軒夜復
 清而多閑神將肅而是享主不存位祭則無依幽靈無地
 玄酒何設如在之誠事既驗於闕行虧禮之尤理合從於
 寘罪乃典職之有失事未一作可容類龜玉之將毀人何
 逃責有司推詰理一作妙合其宜訴非可憑庶歸常典

天雨壞墻判

乙富家天雨壞墻其子曰不築且有盜隣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失其家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告之隣人引其
 子不伏

對

雲蒸晝暝天雨滂降當此激射或頽園一作堵乙者何也

商賈殖焉既得陶公之術有同宋人之富雖家惟四壁而
堂累千金當戒爾不虞宜然善人之訓何故為誨盜不從
幹父之情入門各媚信自召於知言翻或為讐欲見疑於
忠告引之為證事則可憑訟之無稽法亦難設謂宜按記
庶叶簡孚

復陶以行判

甲託秦復陶以行人告其不軌訴稱嚴霰使然非是妄作

對

康子季

日車南至星斗北迴徂歲既一作將窮重陰感發寒生大漠

雪下平蕪海曲於是先行山陰由其興往惟備乃無患必
籍重裘而彰厥有常須遵法服甲榮微簪組候屬嚴疑節

愧高臺寧懷一作華平君之操尊非楚國輕襲靈王之儀罪

當抵於嚴霜一作秋詞徒稱於積霰一作若楚制是用庸敢避

於濡身今乃秦陶謬加因難道於臣服既負不衷之刺宜

投僭上之科

春不脩鑑判

丁掌頌不頌于命士春不修鑑而輒秋刷

對 庫狄履温

開國承家建官分職品彙斯布卑高已陳故禮設六官必

在所掌士分九命且均其職眷彼凌人頗忝班位惟茲命

士賓疑厠周行雖和平在時終無天日之理而炎涼失節

或生疾疫之事備預之道寧失國經頌賜之儀豈乖常禮

深溪寂寂方委積於大冬虛室寥幽遂收藏於小吏

或生疾疫之事備預之道盛矣大國經 旋賜之 德豈非
真深溪寂寂方委積於大冬虛室寥寥遂收藏於小吏
風已解不聞脩飾之功秋露未圓方重 刷清之業當其時
而不作已表非勤應合給而缺供尤 失守不應之罰從
此有貶慢令之科宜以爲始

同前

廉粲

宗周布政漢家舊法藏冰於陸自古 日之頒冰於朝方今
靡替荷那厥職乃丁是掌西攀咸 錫 訂 甘泉之北宮東邑
鞏洛入茫山之陰洞履霜如堅和 翠微而一色積雪偕瀾
岌稜層而流寒當忝司存合閑主 守苟違命士得無常刑
若惟陳迹良亦異聞且太歲換韶 成 德在木上從天子下
際群公大給千官備霑累命青焚 片 光 研 一作 金鏡之

空餅背峨峨姿凜玉壺之態蓋將以蕩清暑辟炎毒水精

簾內飛燕嬌歌而對山虎武 一作 鬼盤中暑星 一作 署求吟而

陶酒時或稽緩人必其憂况士不頌冰闕也春不修鑑怠

也秋仍輒刷非也三者備矣夫何言哉眷言伊丁請用常

典

藏冰不固判

所司藏冰不固訴云採冰戶家不依尺樣

對

崔希逸

寒暑迤遷四時有凝陰之節宗廟致敬五禮標陳薦之儀

徵萬古而莫遷雖百王而不易泊乎歲伏玄陸日短星昂

天寒地閉風婁雨霖一作 積水成冰與銀床而等潔一作 陰

鑿井映玉甃以生光既有峨峨之姿須備冲冲之禮荷駢
六尺之樣遂闕三冬之備祭供有罷職司其憂向若尺樣
頓乖納時不應緘默自緣蓋藏不謹今日方事推詢玉毀
櫝中是誰之過掌人自合當罪採戶未可論辜

同前

裴幼卿

習坎居卑履霜為漸始衆流而就濕終積溜而成冰於是
歲約星廻時遵月令啓峻陰之室享司寒之神山人縣人

四字一
作南至

即分官而有典北陸西陸

一無此
二字

將候日以無差

乃採沍寒必於窮谷豈可未終見覘遽此晞暘望朝覲而

未開與隆冬

一作
冬炭

而共盡主司先標尺樣輸納當有程期

豈三令之莫申何一言之匪効既乖守職詎可逃刑

同前

裴寬

正德厚生九功惟序備物致用十翼斯崇均諸五行廢一
不可况氣移西候日躔北陸深山窮谷涸陰沍寒孤絕聽
而無疑鴈爰飛而向暖風驚千里草木落而云黃冰結三
河波瀾凝而不動眷言主者則有司存理宜採彼幽詩循
芳魯策獻羔無闕賓祭有宜何得慢令致期以速官謗氣
已昭於燧洩罪將犯於刑書雖嫁禍於戶家固難免於科
罪

西陸朝覲判

西陸朝覲闕月繹之御史劾之非其時不合禮

對

鄧承緒

成發者列宿分耀人其不惑序惟莫愆乙也司存式

獻歲發春列宿分曜人其不惑序惟莫愆乙也司存式瞻
天道令乎窮谷以將納冰物其惟新時漸於廟日在北陸
其藏也以周星見東方其出之也以徧克諧冬夏之氣不
悖陰陽之宜彼彤繹而不脩何祭祀之爲禮御史之舉嗟
執簡而不爲有司之儀蓋通而被利刑惟不濫其可加諸

同前

潘文環

將祭司寒必從朝覲自上下下湏亦有宜惟彼乙兮是稱
主者獻羔而啓自仰天王之豐愆陽不與果叶藏冰之道
且祭之明日曰繹彤旣區分於禮經亦隨時而用捨有何
牽制而致繩愆請寬執憲之刑庶免不辜之罪

同前

孫益

凌人納室獻羔開水取時寒而腹堅用覲朝而首出在於
賓祭則有鬯倫况彤繹之禮既施水土之品必設屋年或
存乎顛若藏冰更闕於陳焉乙忝主司實爲失守無恒之
迹且類於南人有常之儀宜在於西陸未能引過猶謂非
時於禮何觀在形不忘

同前

劉肱

氣改東風日在西陸魚稱祭獺人用獻羔乙爲冰司預聞
政事朝之祿位尚合班行祭之彤繹俄聞悔吝誠應鑑室
初啓以享司寒何得羽籥載闡仍虧如在旣蘋藻而有闕
仰哀敬而難逃青龍御辰二月行及駮馬問罪三尺頂
自得噬臍那應騰口

自得噬臍那應騰口

同前

吳蒙 一作蒙
目作蒙

承以風壯縣人初傳寒乘春消王命是出蹇夫彼能業其
官豈炎涼之下愆調乎四氣將潢汙之同薦利于百神滌
意爰卜於吉蠲闕容乃稱於彤繹曾是獲麟之史西覲靡
逾孰謂冠豸之雄南臺妄糾若五經之訓奉以守彼乃或
繫一作擊無成曷為知禮

同前

張巡

薦必及時政無墜禮雨雹可禦淒風不流惟乙凌陰是司
將頒肉之列愛候伐冰之家將當夜頌有朝覲無戒且不
通於西陸盖取異於東隣既憐申豐將除苦雨之變翻慙
高子不爭靈星之詩御史職在乘驄誠為直指有司義乖

夜范英在

八五五卷

卷

祭筐猶曰非時徒欲事於煩言得無同於矯舉罪之則可
訴亦難從

同前

冰以禦炭祭而后用東風初至啓陰室以被除西陸既蹊
命凌人而歲事朝覲而出必有事於司寒彤繹之儀固可
徵於舊典眷言一職實忝司存進而不知類義和之廢職
退而隳禮與由豐之善射疑作射獻羔斯闕湏真嚴科神豸
觸邪豈其所過

驅讎判

月晦所司闕堂贈之禮

對前

吳蒙

事及大難是驅群厲斯逐夏官之所掌在東堂而成法備
其金目視方隅而皆知拒乎用首綵章而必備有司奉職
無競惟人既尸百隸之位當順四時之節值此日月初晦
星辰已周欽奉國儀必聞堂贈湏因周以成法將始逐茲
赤疫罔被清冷上以破除惡夢下以司執遺鬼宣尼之禮
更立阼階張衡作賦是清京室此時廢執執以逃刑撫狀
誠合科繩執文或當推問何者所稱晦日乍涉陽春儻作
玄律在時不可朱裳有事理茲伏念然正嚴科必當建日
之宸請寘先庚之罰

同前

顏朝隱

冥物自繫幽其罕除因憑神之道戒夫厲之災所以職在

夏官事殷玄月煥其金目分若佷童是知作背之儀用符
堂贈之禮况夫成時方代序推奠砌而已殘物有札瘥在
桃符而何闕載紊舊典合寘彛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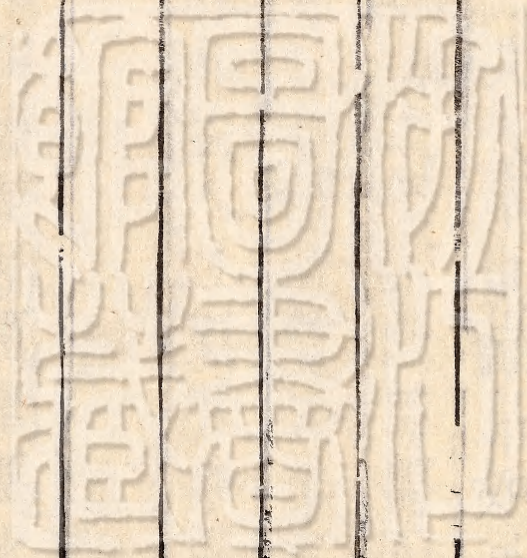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

夏官之禮掌其儀也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六

門道

判四



文苑英華

卷第五百六

五



門 並

亥苑真華 卷一五頁

洪國

前

崔權

同前

崔瓘

鳥鳴毫杜燕死吳宮屋室坐焚營魂溢盡下堂待傳嘗聞

宋女之貞上國同盟亦曰諸侯之義情深但化事急災分

介之旌綿何嗟及矣求也攝帛如可贖兮豈澶泉

左傳會于澶淵

宋災故既而無歸唐諱淵故作泉

之無歸固匍匐而將救歛怨為德容或

千刑贈死及冕昧非惜禮覽公羊之大傳自有明文考縣

象之舊章了昧非法入且無罪事固絕論

同前

張淵疑

景家非綿上室異廡焚初聞問馬之辭旋至歌龍之斃將

救餘燼昧元瑜之舊林言訪遺煨異僖父之前室望人矜

茲逝者歌彼蕩乎亦既聚財更其所傷吊生以禮因不違

於贈贈哀死及屍亦何議於賍物誠以魯策求之宋妻在
既吾無間然預今得為義矣

豈非凶荒判

豫州背歲人羨芋魁所由得租百姓大狀

對

賈登

則以三壤均乎九賦或愆歲計之期必降時宜之典荆河
惟豫芋區在蜀往有菜蔬之色獲克藜藿之資采葑以菲
且存下體如葵非智斯無術足既而更作輕稅人困薄言
雖稱漢代有文頗異堯年作法且所緣歲損合預申陳大
條初不上言百姓無從下免任從收稅將謂合宜

同前

食以爲天農固其本幾缺有秋之稔徒有望歲之憂睇彼
荆河實惟菜色豐祥不聞於鳴雀徇急頗具於蹲鴟地雖
化於岐山豈臻豐富人已歌於翟氏詎得徵收百姓有詞
理固難奪

反古脩火利判

乙學脩火利合土爲之用人言其反古辭云皆從其朔

對

常無求

五帝殊功不相沿襲三王異制各有等衰故汗鑄於太素
之前合土漸澆醜之代乙雖非火正將效祝融未及漢陰
之望遂作河濱之器俾夫炎上之德有益陶鈞濟物之功
更成埏埴則宮室臺榭爲利頗多送死事生于何不有跡

雖反古事乃榮今無乖理佐之端妙合隨時之義况稱從
朔將執禮經雖致薄言何傷厥理

同前

張孫憲

博考終古厥惟敦龐大智未萌尚質巢窟後聖有作乃教
炮燔爾來欽哉孰謂爲刺乙或工者舉而修之以火化物
豈特鎔金之利若泥在鈞斯從合土之法旣埏埴以爲用
非陶甄而謂何苟學非乖方篤在守業得高魯之規矩無
窳濫之悔尤則彼有虞以協還淳之化紹于上古寧云反
古之道從朔者稱其有典薄言者則謂無稽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六

終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七

判五

禮門樂二十六道

國公嘉禮判四道

九文六采判一道

負劔辟咄判一道

樂請置判懸判五道

燕弓矢舞判五道

教擊編鍾判一道

奏安代樂判一道

典樂女樂判一道

四品女樂判一道

恕心鼓琴判一道

學生鼓琴判一道

廻鳳變節判一道

五品女樂判一道

國公嘉禮判

國公有嘉禮謁者不示儀式科之云非五品已上仰處分

對

齊融

稽彼寵章資乎禮物以明貴賤諒有等差顧覬國公幸分
茅土爵夸五等位冠諸侯爰擇良辰用展嘉事相夫儀式
合有司存謁者之行法乃爲允執非五品更引兩端宜更
喻知使仍舊貫

同前

李子卿

國著建封禮存嘉好蓋降殺之有數何等威之不忒惟彼
國公列在王制當享賓之日且欲勝羞於合好之時仍將
委幣顧茲謁者今則謂何拜辱拜嘉茂無聞於紹相三揖
三讓曾不節於周旋五馬初來見使君之佇立三星已下
於漿者之未逢慢禮自宜抵罪闕事於何遜責遊詞所及

雖委接於五品薄訴徒爲祗取慙於一握俾投棘署無聽
莠言

同前

陶朝

五等之儀必從軌物六禮之數非無今典或表著而失節
固憲章而在斯惟彼國公責稱列士慎爾侯度見錫命之
有常覩於承家知禮容之必盛謁者久聞一作問從事云在
司存儀式且虧於職官論刑未免於離次法有常制從徵
於五品義而能伏實佇於三緘必也位居襲封時在散職
將申直筆應候正名

同前

杜位

開國承家已應明命成人宜室當率舊章所謂伊人展斯

嘉禮三揖三讓爰脩著代之儀墨車添車將執親迎之道
眷言謁者曾莫是思儀式之間自合歸其茅土降殺之數
復何昧於等威縱以五品為辭終冀片言斯折

九文六采判

丁能從九文六采之大自謂成人或責其揖讓未中禮詞
云周旋曲直各有所從

對

李暄

威儀有差賓聘所貴舉必執禮是為成人能曲直之不違
則進退而皆中惟丁克荷前烈紹復舊典修上下之紀制
財用之節不失天地之經尚陳文采之數此實大者夫何
間焉同游吉得禮之初因疑作於國產類趙簡君儀之際

以周旋誰敢失禮每事比自問無礙

彼魯侯奉以周旋誰敢失墮每事皆問無廢孔門之則
二言之請將成晉國之風諒詞者之有據誠或人之妄責

負劔辟咩判

甲負劔辟咩受詔者不掩口或告失儀曰唯而未對

對

敬括

父子異論應對殊旨或有不敬必一作心遺其責負劔者甲

莫履乎禮爰辟咩而有詔宜掩口而斯答何乃良袂未引

哆口斯張心尚滯於童蒙氣先加於長者侔之內則斯闕

義方語彼過庭此迷禮訓或非為當仍訴何為

樂請置判懸判

有州申百姓皆好操縵都不識雅章以不能易俗請置判

懸供釋菜賓社之用使人觀習省以爲非所宜言不爲聞
欲科罪訴云州將鹵簿見著令文且方古斬縣爲降已其
置之何過

對

萬希莊

革物訓時觀人設教欲風之以正樂必采之以雅章苟操
縵之見淫誠布政之爲辟如或上下乖序雅節亂常匪所
以易俗宣風適足以貽刑立辟且禮資成化樂貴移風諸
侯軒懸自有感緣之節州將鹵簿豈係賓社之容若以大
夫之懸俾人觀習是棄先師之禮云誰降殺

同前

齊融

國家制禮作樂懸象示人列在京師編諸甲令禮緣失序

自可取之於朝樂章不虧何輒刻之於野苟希專制豈
宜言惟彼有州殊非折衷中和樂職不見盛德之容上下
判懸無聞達禮之意置之何過州乃飾非不與上聞省以
爲當

同前

康子孝

雅有大夫樂有君子將以昇幽崇德降物平心當令率土
齊觀頌無爲而擊壤普天同樂學操縵以施絃洎選旣脩
匡衡之章遂覩鄭聲久絕文侯之卧亦興比屋可封薰琴
解愠自應兩日施化三年有成釋菜之儀則聞於肆夏賓
社之用蓋取於登歌欲還眡庶之風何假大夫之樂而引
令鹵簿空肆危言州乃不應請置有紊彛章省以非所宜

言雅符公正事緣共理過亦難科未推臯陶之刑宜點平
興之品

同前

李杭

樂章脩設國風式備延陵聘魯竟辯興王之徵魏絳和我
始受歌鍾之賜于舞有序上下於是協和金奏克諧陰陽
以之交泰所以考性情之不惑質鬼神之無疑靖俗調人
比物適節雖擊石拊石萬物必諧於大雅而不識不知百
姓尚迷於古奏然而古今異制沿襲匪常皂蓋朱軒接國
章而有著奏籥振萬徵古禮而斯易學操縵於雅曲乃大
略之推輪感頌漸音行當易信何必引軒判之制操賓祭
之儀非所言焉象刑之典宜及古之制也鹵簿之例從施

同前

張玄度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並繫國移風助天成物我堯舜
其德清明在躬詠南風之時光宅天下斬東萊之樂政事
惟醇瞻彼有周誠爲率土百姓樂業羣黎向方而先彼藝
能後其節目操茲雜弄存彼安絃承獎訓於鹿鳴冀成功
於蟻垤州司以事乖易俗不識樂章既慙師乙之言有類
文侯之問爰申禮閣欲置判懸供釋菜於賓社庶昨黎以
觀習且是請也非所宜言昔子路居蒲文翁處蜀自有無
聲之樂豈聞操縵爲辭欲寘書若何文過斬懸鹵簿徒
飾詞於如簧郵罰麗事豈逃刑於聽棘

燕弓矢舞判

燕師國子以弓矢舞樂師巡列將撻之曰眡瞭詔瞽來臯

對

解賁

國有大會式敷燕禮大樂允釐萬舞斯列或陳干戚或執
羽旄與天地而同和在神人以威若惟彼國子師膠于庠
將諧搏拊之節遂刑弓矢之制實遵古典豈紊彝章樂師
所巡奚妄加撻茅姑祭用徵羽乃遺其一聲饗以空桑孤
竹或全於九變春秋興廢蓋宗伯之常禮尊卑抑揚實伶
官之本職何情大體忽寘深尤審樂不愆子焉斯得惟刑
是恤師也則亡眡瞭稱過於師曠知音曷同於季札濫罰
之咎明以刑書

同前

蕭聃

選勞策勲辨樂論德師曠待晉如崇侑食之儀士丐平生
頗職蒸餼之禮於是小臣戒備大師辨章笙入懸間歌昇
堂上禮亦異數既加邊而稱節樂其無筭方及旅而揚觥
率禮未見陳弓楮朴固宜行撻國子以行能不著版籍徒
編之周瑜之聽音同孔張之失位使仲尼忘味不及在齊
吳札觀風還同自鄒舞師見祭而不迷於樂章瞽人妄告
請無廢於社舉

同前

崔寓

禮備言凶義存燕享苟嘉事之不體豈刑書之獲宥命夔
典教虞經所重立政崇術王制攸先國家授才任能講信
勸學鄭聲久放不效文侯端冕蕭韶已陳足使孔宣忘味

顧是胄子舞斯嘉樂不能請業且服拳拳之道而乃將撻
以速青青之刺樂師巡列蓋亦司存賴先父之職官敢有
二習為於予之擊拊能閑六律撻之不謹謂得其忠誠厚
責而難逃奚薄言之妄訴將眡瞭成訟孰曰知言以瞽臯
為詞何居昧識德之不務失鵠自可求身過也必文溺人
無宜反笑

同前

趙陵陽

國有燕禮式明慈惠之德政資和樂爰修歌舞之容所以
厚之崇仁此句疑誠省威儀之節先王作則顧禮文而可徵
君子守官瞻守一作聽掌而何闕且宗伯列位舊章不妄司
弓設班周經未棄是以舞而習射抑有前聞用斯義而慕

飲孰明其趣而乃師茲國胃亂我王猷靜言越樽何以率
職相師之道在眡瞭而何傷失禮之幸伊瞽矇之或忝樂
師所罰雅符滅鼻之刑訴者無辭尚勞滕口之說徒有來
臯之詔終貽獲戾之憂

同前

張喬

燕訓恭儉樂協詠歌君子以之侑食先王所以布政師彼
國子舞于公庭始合於文執羽籥而在列終奏以武覩弓
矢之斯張進退疾徐取六律以成節屈伸俯仰宣八風以
克諧始協伯夔之教自得周官之典眡瞭詔瞽旣訴者之
有詞樂師巡列何朴作之妄罰於此觀禮宜其緩刑

教擊編鍾判

太常申視瞭訴稱無人教擊編鍾科鍾司罪憲司按其木
當所由不伏

對

刑寅

總目
作寅

國典攸設秩官之常各靖其能無替乃事所以備樂成列
編鍾在懸是擊是考有倫有脊則修古訓儆其職官將視
瞭之所司宜磬師之尚教何所由之黷禮寘鐘師於非辜
同蠶績與蟹筐比却圍於魯簿興言循口刑其捨諸或縱
詭辭罪難於已未當斯按皆將取焉不伏為言猶捨

作捨
非捨
潘也

奏安代樂判

禮部責太常不奏安代樂訴云今之所奏雖曲名不聞聲

謂相類且簫難備何用此為

對

魏宥

禮因樂聲既沿且襲湏有專達司于太常是知六律六呂

一作

之差三成四成之奏所以感和天地降格神祇繁手

淫聲必有所禁輯人安代奚乃之違則韶濩其名匪一夔而可辨笙鏞以間何細噐之能諧輒游厥詞過亦奚道

典樂羽籥判

乙典樂掌羽籥千戚不知屈伸俯仰人或非之云所主者噐未達其文

對

姚峴

聲以成文樂可易信期於五者不亂故使八音克諧爾乙

于何典斯器也爰執干戚雖職列伶官徒紀鏗鏘則義同
制氏欲使齊其綴兆節以屈伸縱曰仲由蕪人不及鍾儀
守職周旋罔墜禮義何愆或者見非誠爲參不敏也而辭
且能順勿謂變其勞歟

四品女樂判

乙有女樂一部御史按之云見任四品清官仰處分

對

李仲云

樂云鍾鼓詩美琴瑟貴以平心非徒娛耳惟茲四品諧此
八音苟嘉樂之可觀在官班而有節况昇平之代朝野多
歡蕭韶之陳獸猶來格家室之際女也何妨未垂至理之
宜何速憲司之按此而獲過豈曰知音

同前

以馭貴樂以報功異其四者昭以聲文既比物以飾節
亦安德而教和乙也銀艾蟬聯朱輪焯耀名稱貴士位列
清班家乃伐冰朝膺食肉二肆未陳於縮罽一部且列於
曲房事等馬融義符魏絳且窈窕閑淑蛾眉麗姿樂則備
於伶人禮可嬪於君子功化系臬舞節鏗鏘稽命數而合
宜在法令而何爽御史糾按無乃深文

同前

李應

禮不與奢慎微以從事用過於儉在貴而能貧乙也不愆
其儀匪懈其位詎聞不擊不考同詩人之鼓鍾而乃翕如
純如類文侯之冠冕東山逸態事比謝安後庭曲施意齊

田蚡法司所舉允執厥中儻人惟通班列四備之嘉樂國
成有命因五利以和戎理宜捨之以勸能者

怒心鼓琴判

甲聽乙鼓琴曰爾以怒心感者乙告誰云詞云粗厲之聲

對

元稹

感物而動樂容以和苟氣志憤興則琴音猛起儻精察之
不昧豈情狀之可逃况乎乙異和鳴甲惟善聽克諧清響
將窮舞鶴之能俄見殺聲以屬捕蟬之思憑陵內積趨殺
外形未平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愠旣彰蓄憾詎爽明言
詳季札之觀風尚分理亂知伯牙之在水豈曰譁張斷以
不疑昭然無妄宜加黜職用刺褊心

學生鼓琴判

已為大學生好鼓琴博士科其廢業訴云非鄭衛之音

對

前人

夙夜惟寅雖無捨業琴瑟在御誰謂溺音苟未爽於克諧
亦何傷於不撤乙也良因釋卷雅尚安絃期青紫於通經
喜趨槐市鼓絲桐之逸韻叶暢薰風好濫既異於文侯和
聲豈乖於魯子欲科將落合辨所操儻雜桑間之淫須懲
煩手若經杏壇之引難責平心未詳綠綺之音何速青衿
之刺忝司綿蕝當隸國章載考繩違恐非善教

廻風變節判

甲鼓琴春叩商秋叩角樂正科憇時失律訴云能廻風變

節

對

前人

八風從律氣必順時五音迭奏和則變節絲桐之妙苟極
寒暑之應或隨甲務以相宜因而牙動和飴牛之唱白露
乍結於東郊授舞鶴之聲青陽忽生於南呂鼓能氣至藝
與天同且異反常之妖何傷應感而起惡夫典樂曾是濫
科涼風徐動於鄭奏遽云失節寒谷儻移於鄒律何以加
刑克叶之薰無令寘棘

五品女樂判

辛為五品官有女樂五人或告於法訴云三品已上有一

部不伏

對

前人

聲樂皆具以奉常尊名位不同則難踰節辛也榮沾五命
始用判懸僭越三人終乖儀制非道不處多備何爲苟耽
盈耳之繁遂過繫兮之數廣張女列徒効尤於馬融內顧
何功欲思齊於魏絳罔循唐令空滿宋音雖興一部之詞
其如隔品之異請懲擾雜以償人言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七

終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卷

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判六

樂門十九道

樂官樂司請考判二道 夷樂判一道

旄人奏散判二道 瞽相判一道

樂懸畫蚡蝻判四道 鍾官所鑄判二道

笙師不施春牘判一道 笛判一道

琴有殺聲判一道 學琴不進判一道

學歌玄晏判一道 樂師教舞判一道

習結風伎判一道

樂官樂師請考判

景任樂司博士教弟子難色五周成請進考所司以不能

發蒙教不進考不伏

對

王智明

聖人返古之道崇尚雅樂笙鏞鏘洋絲竹宴衍后夔節響
子野垂聽文侯睹而存魏仲尼悅而留齊故列其樂司班
以胄子九變至妙五年成聲一作八音克諧奏之方澤地祗昇登
之圓丘天神降師則獲考所由奚疑童蒙之來可以漸進
功不聞教胡用抑為格令無文謂宜憑據

同前

姜立佑

和以人神文之金石所以發揮時政導揚國風惟景職在
伶倫克諧聲律笙鏞以間本歌頌而知音鍾鼓是陳謂鏗
鏘之在耳師也有教藝則不孤故得遠會生徒方來胄子

教成難色功正在於發蒙獎勸多方亦何疑於進考

夷樂鞞鞞為任判

甲為鞞鞞乃以為南方所習將訓之於人人以為非訴其
有謬甲不伏

對

萬邦作又同乎文軌百度為貞崇其禮樂祖考來格神人
以和必四夷而克諧明庶士之交正國家一其區寓無思
不伏歲覲有差方物斯備越裳重譯爰歸翡翠之昧大宛

久關

一作開

攸聞汗血之獻故得鞞鞞是列

一作別

聲律會同

諭彼來王昭其率舞擊石拊石歎入子於以雅以任義與
聲詩頌泉魚涵泳聽朱絃而屢昇雲鳳騫迴訓金奏而不

去考都鄙之所習順操土風混夷夏之聲塵以廣朝命各
得其所無相奪倫明九序之惟歌均兩堦之無事甲之所
訓亦無憤焉人則未從其爲過矣且南方北方之樂惟禁
惟任之名旣人絕而路殊誠有條而不紊辨方正位允執
其中明罰勅法亦可不罔

旄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于朝旄人奏散不以鞞爲惠文冠所持辭
云屬鞞鞞氏

對

張秀明

國家有道日本請吏皇恩軼洽式宴于朝眷彼旄人掌我
夷樂邊夏不雜聲未動勤一作於禁鞞風霜有典罪已彰於

惠文雖御史彈毫雅存綱紀而旄人有訴請問鞮鞻

同前

常無欲

中國有孚殊方委欵不遠波海來趨天闕仰衣冠而竭誠
願臣妾而見訴國客茲備式宴且酣方樂未陳闕歌與舞
旄人典斯鍾鼓職彼誅任既乖周舍之宜湏冥踈遺之罰
為惠文所抵信得其由推鞮鞻之憊一作憊未聞其可

瞽相判

得太常備宿懸於太祭有瞽而無相步所由請罪之

對

禮以導志樂以和聲為儼詔而率先陳相步而汲引是立
扶工之稱式陳視瞭之司相湏而成襄濟為道乃鍾牙之

比義實陳雷之喻取志等彼堪虎寧聞獨用均茲黼黻必在
同施惟太常之官曹司雅樂之制度虔承大祭恭備宿懸
杳杳嚴更滴銀壺而始唱鏘鏘逸韻考金奏而斯聞會彼
公人咸資瞽者心則通於師曠目非類於離婁子夏新名
徒起移冠之號荆軻舊客終聞擊筑之娛質明而行已敷
容於肅敬晏朝而退爰輟響於宮商祝史正詞良非矯舉
相步乖位何憚規儀就以逡巡其誰告導若蒙泉之無適
非大車之利往雖六變六回不齊其節而及階及席是闕
予言良未展於扶工禮將至於顛越此而不罰其有何誅

樂懸畫蚡蟠判

得樂懸上畫蚡蟠所司以細碎失禮不伏

對

樂備鐘鼓功存雕刻必資萬物之飾以助成器之雄况猛
簾蕩蕩百筍嶷嶷懸以千石扣乎萬鈞績而爲形畢存旁
行之彙微而裨箸何隔羽鳴之族所司昧禮未曰傳通且
考工之記實存其目梓人之職亦著恒規盡伯益之能名
咸一變而可變事既有據刑欲何施

同前

范貞拙

體國經野在乎六職審材辨器謂之百工須任宜以播聲
當舉類以爲用故羸者羽者爰標大獸之名連行行寔
曰小蟲之屬施大於筍簾發爾標形篆小於宗彝寂然爲
象有此成則斯無替之何彼所司用荒厥職以爲細碎不

亦宜乎

同前

朱温一作

昔者先王制禮作樂也象物昭著厥儀孔殷大夏雲門既脩之於千帝金鍾玉磬亦畫之於五采用能文物以紀聲名有差習之以和人悅衆播之以移風易俗當今命夔奏樂使鳳振羽豈蠻虫之虛責何蚡蝓之矯言應為細碎微軀別有所飾輕清雅樂此非其任所司是舉深得其宜請革前非仍科後罪

同前

應天為同合雷作氣殊以堵肆設其簏業式覩周禮爰命工人備物雕鏤兼節丹漆恕鯨與翼鳴食賦旁行將跳

上人備物雕鏤兼節丹漆想鯨與異鳴金食財旁行辨跳
滅脩因木生姿似得陰陽之氣異體分象各類清濁之
有何踈失以爲細碎稽古未爽不伏何疑

鍾官所鑄判

庚爲鍾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云鉛錫未足

對

沈逢年

國家業籍承平道惟禮樂旣克諧之是非豈鍾鼓之云乎
調白雪之琴薰風已被蓄蔗霜之氣職務司存必俟洪鍾
之功更叶陶鈞之力而和戎魏絳須錫歌鍾救衛于奚理
存名噐豈得時須有失歲計不充懼金玉之科條託鉛錫
之闕乏何不豫呈功課早計有無遠乎鑄銅之山近取罰
鍤之坐寘棘之典今也何逃握蘭之見斯焉謂得

同前

鄭若方

我皇開元首正禮交樂舉智力者盡其謀能聰明者竭其
 視聽不勤爾職自貽伊咎相彼鳧氏實乃鯨鍾理宜鎔鑄
 有方必使功程無闕鍾之為用其大矣哉至若密勿九重
 奏畧漏於銅史鏗錡萬樂應宮懸於玉階可以和人神可
 以節寒暑庚乃不率厥典坐於縱墮鉛錫未足胡不唱言
 尸曠有歸虛為詭訴且六師分掌四方取則既叅詳於甲
 令亦簡孚於庚罪績用莫展誠自得之察佐斯替固其宜
 矣

笙師不施春續判

甲為笙師以敬陔樂不施春
 等三品科之訴不伏

甲爲笙師以敬核樂不施春 等三曰科之謂不依

對

共同分序則備禮文九夏成章式明詩頌所以賓射喪祭
軍旅會同必將有陳罔或無度永言春牘喻此安絃以諧
八音實爲三品伐檀樂於雲夢影落梢雲採貞勁于仙壇
色移寒雪夙開揮斲素列廣脩因玉潤之呈姿節金奏以
爲用惟甲司至有味欽承無相奪倫未求諸已不以其道
輕欲訓人杳眇笙歌詎騫迴於鳳影嬋娟篠簜殊髣髴於
龍鳴應雅莫脩墳窶坐蹶至若教之核夏用以娛賓候終
宴而言歸慮沉酣而越禮爲之行節肅以威儀釀取歎於
傾家飲無罪於終日遵其聲律必在和均忽貽顧於周郎
豈忘味於宣父不謀其政遐棄厥司當審詞以定刑度先

迷而後得

笛判

甲制鮮碧以當適本四加一折由科其不節訴不伏

對

玉潤碧鮮靄責其之秀色龍吟鳳吹發寥亮之飛聲始立

制於工人方勸

一作歡

侑於君子簡易爰在繁會斯深惟甲

練精而成厥象躋攀絕巘陟彼九成剗剗直姿謚爲雙笛

撫羗人之効躅裁以當適感越客而興悲方延作賦霜候

無變寧俟斲磨風韻將調七以資律度加君明之後出舉以

五音佇叔夏之前規奏其二調落梅香遍目滿風前折柳

陰踈橫分塞上固無失於倫序宛有叶於和均不節論辜

未知其可

琴有殺聲判

甲鼓琴多殺聲景與其隣懸磬於樹以盤水察之盡達微
隱甲訟景非理云恐有害人

對

綠琴高張觸物易操朱絃促調綠心應聲既戔戔以在山
亦蕩蕩而著水甲逢有道每歌詠於南薰景屬無爲亦歡
娛於北里彈絲靜聽無聞獨鶴之吟外物生情忽作捕蟬
之思平生雅意妙曲先知邂逅商音有隣便覺鏡懸於樹
疑桂鬼之澄空水止於盤若水壺之在鑑隱微必察善惡
斯彰纔聞蔡氏之絃遽作淮南之術迹或多於猜忌罪無

極

一作抵

於章程事則可憑訟宜

一作乃

無咎

學琴不進判

乙學鼓琴於伶曹十日不進將撻之訟云未得其教仰正

斷

對

李希言

情愔琴德先聖所營詠薰風以解愠歌白雪而成操士具
不撤國有其官將以盪滌放心發揚和氣不有君子其能
爾乎乙學安絃同宣尼之不進伶將執朴異師襄之下拜
已習其數又得其人聞一作問諸禦寇之書是曰文王之操
若伶人子躬先文職官苟慢常以致尤遂飾詞以文過則
覆楚之道何所疑焉

續後苑之道何所疑焉

學歌玄宴判

得景學歌玄宴多肉好之音人告非特

對

李靈光

圓首方足戴天履地稟陰陽生殺之氣有喜怒哀樂之心
 舞所以節宣禮容歌所以吟詠情性故端木發問豈盡師
 乙之節薛談學謳未窮泰青之技才有用捨命有通塞滄
 浪水清不行南楚白石山爛遂感東齊窮者或歌道固難
 廢惟景所學應有攸歸微妙之音雖聞是習貞俗之禮一作
韻亦復懸殊悼彼玄宴之辰宜暢清都之奏紫芝仙客揭
 雅曲於重玄丹洞羽人吹真聲於倒景一作碧落聆彼肉好奇
 殊骨間既非慶雲韶夏之作又匪白雪陽春之調睽彼嘉

會乖茲正聲人告非時推符通典

樂師教舞判

甲年十三為國子樂師教之舞象甲不受命樂師將撻甲

云遠禮不伏

對

夏序殷膠建國重務養老尊齒先王大猷所以長幼分規

道業差序或殊誦習將明告教射御書數分制則於樂章

中和祗庸遵規儀於性府既大成以方就圓一作小舞而

首陳必在準繩無或差忒典言國子辯慧斯文系彼勳華

金張錫慶遵其禮樂遊夏申歡學必幼儀言辭外傳年深

舞勺及踐上庠春誦夏絃深甘六順節尊師重道寧願踰閭

佩觿之展成童未及摠衣之日舞象何先雖欲速於有知
終見陷於無度儻乎聞一知二亦何守其彝倫必也非禮
勿言固可徇之年限制於未亂詳茲雅得紀綱朴作教刑
撫事難從捶楚

習結風伎判

得乙習結風之技縣長以其惰業責之

對

舞以盡意用察其形或因序而持芬有傳規而去籥是以
六英方變用禮神祇八胤成章以和邦國雖聲歌而會理
終鄭雅而殊制陳之典則誠以怠荒乙也妄庸居然訓習
非策名於樂府潛託志於結風謂小吏之期仙鳳凰均影

學參軍之式宴鸚鵡成衣長袖踰躑一作踰未呈妙於風結

鳴絃紆舉受宜罪於霜科足訓疲人誠為茂宰宜從改革

無或因循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九

判七

師學門十六道

申公杜門判二道

坐於左塾判二道

聚徒教授判二道

蜀物至京判二道

生徒擢塵判一道

陳設印綬判一道

為其師掃判二道

掘窖試之判一道

去師之妻判一道

請益不退判一道

勤學犯夜判一道

申公杜門判

申公杜門不出聚遠方衆百餘人里中興訟

對

儒惟教先學乃德本苟立誠以脩業終養中而果行故道
存斯貴方類是歸無愆自遠之會度廣克成之業雖門人
請益既有孚於鼎新而邑里無儀却興言於獄訟沉吟漢
牘反復周典黨而成聚義非止於嚴科問以辯之理何妨
於聚學况杜門不出事匪干進敦魯服之玄風指楚郊之
遠避講習典禮翱翔墳素足以激揚時俗光闡儒門諒旌
賁之可知豈訟聲之所及捨而勿問深謂國章

同前

母嬰

達士遵德至人榮道金圖玉簡自勤鄒壁之書綠綬青章
不樂漢庭之賁申公括囊墳史養並追衡門洞任一作之書
倉擬曹魯之經苑知尚仁乎跡疑重任五德以逾高聞俗

聖之事畢杜茲門而不出仲舒之帷屢下太丘之衆增多
適光闡於邦儒遽辭興一作何於里訟况詩宗傳府馬鄭
之徒鴻儒碩生游夏之黨周人紀律不覩於前科鄭國鑄
書未彰乎舊法庶惟先託謂合通方

坐於左塾判

里胥坐於左塾隣長怒而逐之縣科無禮隣長訴非失

對

盧昌

人最物靈道由學立詩書禮樂列聖巨儒之教行孝慈忠
良父子君臣之義備是以國學宏建東序西序鄉校大起
右塾左塾聞詩以言執禮而動遵夫子之善誘仰先師之
至德里胥莫從鄉心一作是類公門鞠恭未彰於嘉躅費

文苑英華 卷之五百九
塾促膝便乖於令典苟茲無禮胡異有皮隣長逐之允諸
宜矣縣曹方斷竊未得書 疑

同前

馬損

聖人作孚百姓以理農夫服田乃亦有秋中庸可範則鄉
有黨而國有學南畝不勤則里有胥而隣有長豈獨敦崇
耕稼平秩出入亦將禮異班白儀成風化胥關於禮自可
微詞長怒逐之夫何釁焉縣司科罪亦未為得無方之士
誠宜答之

聚徒教授判

甲聚徒教授每春秋享射以素木瓠葉為俎豆

對

宋少真

學以知道行以成德謂脩己之不憚則化人而有孚甲插
習詩書佩服忠信談經不同於稷下請益其多強學頗類
於關西發蒙斯衆旣聞講道亦見習儀且享以訓人射則
觀德素木匏葉足表獻酬之教彘弧蒿矢方昭揖遜之容
學不習而則無禮不行而斯壞刑而詰致何迷鄒魯之風
習以見尤其如城闕之刺祭遵施之於軍旅尚不云非劉
昆列之於家庭且未言失古則可據今何以疑所謂習不
違經學無廢業告人昧識徒効西隣之責言在甲合儀請
遵東觀之故事

同前

胡連

學以道尊禮爲教首事古師古人焉生惑眷言彼甲惟德

潤身敦詩閱禮奉守先王之訓博聞強識能為君子之儒

是以生徒酸奔負笈雲集一作橫經紛其滿席執禮爛其

盈門故能春秋匪懈享祀一作教胄子之威儀陳鄉人之

揖遜登以素噐射從薄物一作諸匏葉有若繁蘋桑弧不類

於桃弧兔首豈齊於狸首同以劉昆之故事習俎豆於私室

異祭遵之前式陳禮容於軍旅古則無議今亦何傷徒小

有言責其行禮欲崇北海之術謹遵東觀之詞

蜀物至京判

得廬江人使計吏多賫蜀物以至京分遺博士巡使問其故

云官長勸人非為已也

對

李暄

有禮則安不學將落方斯一作化俗必在崇儒仰彼廬江

柳惟循吏等文翁之從政退德未忘類邵父之為邦餘芳

尚在是故循疑作其禮物隨此計偕豈燕昭之築臺自尊

郡士何楚元之設醴獨致書生將使洙泗之風未聞函丈

一作杖按禮記席間丈注容舞雩之禮重見摠衣敢升夫

子之堂是樂先王之道巡疑作使楊君之化按疑作俗而行疑

爾所為因之問政是可嘉其稟命賞此承式誠勸人之有

以非為已而何傷

同前

經邦致理化人成俗率由廩學可以移風或美政之聿脩

則善誘而為訓眷言官以頗為循良精敏其才使乎計吏

減少府之用度蓄實渝之貨物無賣力布行備束脩諸秦
京而訪道遺魯儒而請益就賢體遠既虛往而實來閱禮
敦書果日就而月將類朱監之一作易染非櫝楚以收成
自成洙泗之風以變廬江之俗百年講學諒崇化於文翁
三月舞雩寧慙詠於宣父巡使致詰胡乃不經計偕有詞
足以明道

生徒擢塵判

曲阜縣申孔禮教授生徒仲春欲祭遺門令生徒顏恭炊
飯及有塵落甑中恭官召先食有塵之飯恭友仲勇譖恭
於禮失恭云不知將祭州科罪者斷雪

對

南阜境帶龜蒙地隣鳧繹淹中禮樂仲尼之盛德不渝闕
聖詩書洙泗之英規尚在孔禮家承學府業宗詞林黃金
滿籟白珪無瑕泮宮刷羽方宣鳳德之儀沂水騰鱗再啓
龍蹲之教壇花落一作發杏設絳帳而橫經市葉抽一作分槐
據緇帷而闡教經來斯講式崇函丈之規龍見而雩大備
嚴禋之禮頽恭躬忝胄子跡齒顛門叨承俎豆之間竊聽
弦歌之末爰崇奠祭乃肅粢盛方執爨於吳樵忽飛塵於
范甌師乃未飯豈可先嘗神且將歆寧宜預食不忝衣罰
罪合寘於嚴科無大一作失禮之刑理或存於宥過州司忽罰
頗涉深文臺局寬刑寔尊平曲

陳設印綬判

甲陳其車馬印綬諸生非之曰稽古之力豈無前事

對

杜兼遂

學能廣業德可潤身率由此道乃終有慶甲溫故知新博
聞強識究前言而識徃行致廣大而盡精微故三千門徒
續于斧棘十五志學僚其發蒙黃憲而初邑里有聲陳寔
而終海內多譽方今美其教化厚以人倫春誦夏弦遠邁
永平之際東膠西序殊超建武之初戴平所以重席周福
因而獲印於是庭列輜駕堂循禮容將以勸凡今之人豈
徒矜稽古之力孔宣父之至德斯其務本桓春鄉之雅意
誰復間言諸生或非竊謂匪當

為其師掃判

申為鄉學生為其師掃或誥之失禮訴云有近賓將至

對

稽先王之國法閱司徒之教典必由鄉校馴致膠庠用繫
童蒙方論俊造資鼓篋以懋德表師嚴而道遵甲也嘗學
因心琢玉戒器憤悱以攻木春容而扣鍾然由衷執顏罔
敢勦說初布席以函丈終樞衣而負墻問道非飲食之賓
鳴謙用掃除之隸而禮去聚突義在攝齊賓主有儀應對
無失主人觀禮弟子脩容訴人無乖所宜或者如何致詰

同前

顯業就師有大小之間函丈待扣慎先後之傳故得怡然
有孚相悅以解甲強學自立博習成性樞衣以往如趨闕

里之前請益而來疑在舞雩之上宜務知遠者而願學焉
仲尼先乎祖述傳說念以終始豈可異子皮之言淺者何
効師卜商之業末也無一作那如或屢聞長者之言將習少
儀之禮心善魏勃宜拘袂於席前志異陳蕃或洒掃于庭
內不議罪此無施勞心

掘窖試之判

甲訓弟子五百人業將成乃掘窖試之令甲並下万遣之
或人告爲妖甲不伏

對

家塾黨庠著以訓人之道儒生辨十分其志學之門擊磬
同心琢玉殊制登四科而未覲鑿三窖而斯聞是以馮

下齊未譽鄴生之說處囊辭趙遷推毛遂之言藉以師資
成乎藝業是有伏膺之義攸呈緩頰之期甲道茂人倫才
擗鬼谷青溪託志自餘千仞之幽絳帳尊居早訓三端之
藝摠衣鼓篋游夏斯均合從連衡蘇張式擬合生徒之五
百類門人之三千濟濟分儀恂恂善誘暇勤請益聞聚照
於丹瑩日就月將都試詞於黃馬卒以明試從而謝歸言
遵掘窖之由庶察懸河之辨交頤泣泣知感激之攸同礪
角含姿識牽授疑作之或異事乃師古跡匪于誅告以爲
妖此情何謬

去師之妻判

甲受業於乙乃去乙之妻同門以爲失弟子之禮郡欲科

罪甲云行古之道也所由不能定

對

張皓

學以居士人斯守業魯射御之必習在師竄而有敬甲性
匪生知才殊特達將祈代耕之祿式執樞衣之訓旣而請
益不倦寧止于五經廣業惟勤寬包乎六藝庶將貽厥小
學與亦臻夫大成列孔氏之四科登周官之一命且猶父
之禮義固非經從夫而尊敬亦宜廣厥妻雖忘于母訓惟
一旦豫於人師縱隣樹以致嫌匪門生之或譴何乃窺其
家室專務去彼遂使老萊之婦坐中大齊眉之歡買臣之妻
終成反目之恨况人實有偶甲則無良訐以爲直嘗聞君
子之惡犯而不隱乃昧事師之迹小大禮之告誠謂有孚

之道未知其可

請益不退判

戊待先生視日早暮不請退鄉大夫責之詞云方及請益

對

書稱教胄禮貴來學問一之道式昭在三之儀斯著戊行
敦素履名列青襟懼扞格之無誠誠挑撻以自制滿籬不
顧方欲期於俯拾重席擬登何敢遽云請退然先生有位
侍坐以時自合發問有儀使師逸功倍何得請益無節致
視日欠伸雖涉進德之端其若伏膺之道鄉大夫之責是
謂知言門弟子之禮不應飾詐息焉有故邊生且放嬾眠
懲之勿深寤越豈宜鞭撻請舉坐觥之罰式陳鼓篋之誠

誠一作

勤學犯夜判

長安令杜虛有百姓王丁犯夜為吏所拘虛問其故答云
從師授書不覺日暮虛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
本使吏送歸家御史彈金吾郎將不覺人犯夜訴云縣令
送歸非金吾之罪

對

蘇頌

王丁果行育德師逸功倍參則不敏佇揚名以立身回也
如愚自聞一而知十好問斯在請益無疲拾紫期榮滿金
非寶朝遊霧市披學序之圖書暝出香街聽嚴城之鍾鼓
歸與不逮行者宜息黑綬榮班黃圖貴令懲姦擿伏冀靜

於桴鼓慕道崇儒豈威於鞭撻奚殊政本不抵彛條竟作
吏人之執旋辱宰君之惠綉衣驄馬石室生風警夜巡晝
金吾翊道雖將順其美不在伺察而名恭爾職罔或愆違
有觸踈羅允符嚴簡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九

文苑英華卷九

...

...

...

...

...

...

...

...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
勤學
判八

勤學
勤學惰教師歿直講門十六道

勤學

求隣壁光判二道
於途墜坑判一道

耽書穿床判一道

惰教

投諸藜寄判二道

師歿

立廟藏衣判一道
着服六年判二道

事貌相似判二道
貌似溫敏判一道

吊服加麻判二道

直講

直講無他伎判二道

勤學

求隣壁光判

郝珍姓好讀書家貧隣家富乃穿隣壁取燭光隣告爲盜

對

郝珍黃冠野客白屋寒生仰桂林之一枝猶思對策掩蓬

門之三逕無忘偷光但學以資身行不踰志

一作短

因人之

利尚或不爲竊隣之光何居而可必欲三餘不棄百遍無

疲原憲弊衣杖藜而非病顏回陋巷飲水而多歡旣知讀

書應聞對馬與其鑿穿何如聚螢若觀過知仁推情赦獄

東緼之婦尚未過於黃沙懸梁之夫庶獲哀於丹筆遠禮
入律理或難容居法徇私斯焉有在

同前

康廷之

郝珍荷衣橫帶緝柳編蒲有賤籛金將希片王南都自言
北郭實貧殊謝梁鴻不求因執乃如蘇季願借餘光已接
武於匡衡方齊蹤於甯越室仍非邃未窺夫子之墻紡績
可兼輒鑿隣人之壁情非竊伏事涉穿窬一作情非竊
盜事涉穿窬抑
有前聞宜徵故實從按記過不合論辜

於途墜坑判

甯子讀書於途墜坑來晚師行檟楚令以罰非其罪令師
謝過俱不伏

對

學古入官不學將落聖人所以留範君子誰非用心猗哉
甯生勤亦至矣手繩口誦何劉寔之能匹負書擔笠豈蘇
秦之可加悠悠長途是諷是詠舞中襟而始勵經巨嶮而
方歸師以來晚見媿聊申櫝楚令以罰非其罪乃起異端
在師雖則傷嚴遣謝又乖通論且尊無謝卑之禮卑有順
上之心蒙雖不才此未爲允

耽書看床判

孔安家貧耽書一座數載不移故穿床邑宰以爲惰農遂
蒙咎責庶使謂高賢附狀

對

崔融

孔安家承闕里訓習淹中黃叔度之平生朱買臣之故事
康成進德斯覽卷於八千士安行道願加年於數百邑宰
職當訓俗務在化人管幼安之藜床莫欽高義王君公之
校榻靡尚真規縲紲冶長昔聞其事鞭撻窳越今見其人
徒有望於勤農終致慙於勵學庶使親承聖旨肅事澄清
一字之褒人知激節片言之貶士識愧心附狀稱不優賢
擄理自湏慙德更懷文過湏是提刑

情教

投諸藁寄判

得國子監稱諸胄子不親師教將藁寄之省讓其侵冒刑
章之於理監固論不已

對聖訓(固論不可)

于峴

有教無類下學上達春詩秋禮日就月將必復象賢之規
 以光齒冑之訓喻玉成噐符金滿籛渥赭觀其屢舞拾青
 嘉其載擇况乎服勤多闕仰止徒虛温故知新未之已也
 進德脩業此其謂何是朽木之難雕非櫟楚之能及造士
 選士匪曰伊人左鄉右鄉攸稱徃誥雖迂夫夔寄斥之遐
 邈且涉禦魑之罰將有招魂之詞會府以近滿刑章言按
 法理監司以遠探經義事合禮文亦既將一作申復奚科
 抑

同前

蘇俛

聖人設教克勤于學冑子從師罕能由禮惟彼成均奉職

宗伯分官將舞樂以持旄俾歌詩而序齒進而函丈知檢

紫之華一有終一作經字終退字且負墻識滿金之喻一有不傳其習訓字

或失于多嗟爾寡聞孰云功倍叩之勿應則罰於從容發

然後禁何驚於扞格誠宜朴作二物吾與其進焉藜寄四

夷若斯見罰伺行父之逐鳥豈待庶乎徵楚子之奪牛理

固深也不師之教雖載於禮經侵冒之刑合歸於司寇仍

為多訴無乃厚誣

師歿

立廟藏衣判

甲脩潔矩之道歿後其弟子以師所居立廟藏衣冠琴書

人告越禮

對

就賢體遠稱以動衆親師觀奧知乎成植甲允迪厥訓克
懋存誠弘道惟人脩詞在已視博習之志初遊焉息焉觀
絮矩之心後不寢不食况早承函丈常忝儒林讀夫子之
微言習門人之正義學而已講吾其不憂歲月之微一作

梁木斯壞予在川上歎逝者之如斯人之云亡痛吾徒之
安仰常時講位乍起於悲風他日荒墳俄懸於昔月輪奐
斯在歌笑還升仰生前之令名存歿後之遺象上棟下宇
不革故而廟成自堂徂軒咸昇新而貌立藏衣冠而不墜
委琴書而宛在且心喪三年是則是效亭傳四序有嚴有
翼彼猶薄訴此實厚誣道雖謝於周書理亦殷於魯典

彼言者不亦可乎

着服六年判

兖州人平辯受業於田才才亡辨着服六年廬於墓側刺
史以爲違經越禮妄造異端禁錮三年辨妻遣小女上策
稱寬廉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對

田才地居鄒魯家習文儒業擅籛金道光珍席夙漸昇堂
之教早傳藏壁之書學市攸開几筵爰設故得詢疑請益
還如北海之前函文摠衣更似西河之上平辯零川童子
闕里諸生常因閉戶之勤豫受專門之業庶祈榮於青紫
希變采於朱藍日就月將罰一作水之恩何極陵夷谷徙

頽山之痛已深舊宅淒清空聞系竹遺壇寂寞無復琴歌
嗟二物之長收願百身而奚贖方思重服用表深衷一對
松楸六遷檀栢曩時儒肆喜遇祥鱸今日凶廬悲逢吊鶴
論情雖會於寧戚遽理未名於通途刺史職在宣風政乖
道俗沉憂六載亦可驚嗟積禁三年固其未得少女以啣
冤伏奏雅叶於鷄鳴大使以糾慝彈蒙正諧於隼擊即宜
錄奏伏聽宸衷

同前

不學墻面先哲之格言以德潤身前賢之令軌孔立要道
逐楊震以西來馬融門生隨鄭玄而東去田才地隣鄒魯
俗富詩書水接沂川家傳禮樂白圭無玷孤一作標席上

之珍黃金可輕獨貴林中之寶平辨伏膺道術企足風猷
訪顏子於淹中得田生於足下葉抽槐市鼓篋筭而殘繼
帷花發杏壇整襟裾而趨絳帳一登闕閤幾積寒暄知十
之業既弘在三之敬尤重專門春誦高臺於是忽傾一作
扶杖晨歌梁木由是遽壞荒階積雪徒規東廊之蹤逝水
驚波無復西河之氣師資之禮痛貫幽靈伏道之誠悲深
卉木茸苔廬於墓側製麻服於塋前檀木遷移葭灰屢變
墳抽細草撫書帶而增悲牖柱殘絲拂琴絃而求慕刺史
褰帷魯國剖竹零壇馮熊軾以宣風樹準旃而展化以爲
非禮將作異端不樹小堂之陰翻行叢棘之酷昔門人子
貢廬於孔氏之墳弟子叔然制彼鄭生之服六年不釋於

禮稍乖三載錮身在情何忍但以事符公冶繫犴獄而多

年命彼緹縈仰鳳闈而長叫庶使垂星整俗驛傳宣威正

豸冠以觸邪下烏臺而肅物女既陳請使又彈非霜簡載

馳雪身無路兩頭今既發覺一面何使一作逃刑宜降朱

轡用直一作丹筆

事貌相似判

甲容貌與乙相似甲歿後門人師事乙隣人讓其非禮

對

康季子

容貌相似陽貨惑於仲尼德義可尊門人師于有若歲丁

辰已甲遂云亡一作儒月亦居儲乙方傳學實喪予於東魯

復疑汝於西河已寂琴歌詎聞金石思其笑語寧忘一作

水之恩慕彼威儀

循誘作

爰動頽山之戀不墜吾師之業

還昇弟子之堂惟爾嗣音專之可也讓其非禮於已不飲

一作何諸有事古風未驚今聽

同前

道在則業金籙非寶學而時習珍席為儒甲業擅專門勤
茲閉戶夙漸淹中之訓方傳壁裏之書絳帳談經蒙求者
雲集緇帷講道鑽仰者電趨濟濟祈祈升堂入室夏弦春
誦未厭于青藍隣水頽山遽悲於壞木歿而不作逝者何
追道無常師未宜膠柱貌有相似自可樞衣昔夫子門人
見師於有若馬融弟子或從於鄭玄故事非遙讓之未可
貌似温敏判

儒生温敏歿或有貌似敏者弟子共師之縣令責其無知

對

唐昭明

温敏果行育德依仁游藝道鬱黃中聲芬白賁才克憂烏

一作針左氏之膏育學綜成麟傳聖人之糟粕既而生也

有涯歲聿其逝情殷埋玉迹一作必應金類宣父之云亡

還思有若同蔡邕之已歿更重五賁雖其人已還而典刑

可想或欽遺韻用展師資唯彰好道之誠何真無儀之論

縣令奉子男之秩守常弦之戒非欲使提耳流訓掣肘無

譏錯節盤根抑亦殊道移風易俗何妨異代縱有科罰未

系德音無點一作憲章並宜告記

吊服加麻判

甲乙二人所受學師亡皆吊服加麻出有所之則經乙屬
則經出則否縣司科甲乙不合為師制服並不伏

對

顏勝

聖範通明國圖性遠班和正本式古崇風訓學與文當今
是教甲乙同志嬭化從師春誦夏弦自得西河之美摳衣
函丈無非北海之遊道叶雲壇聲高闕里鴻都盛業方列
義於儒堂電隙流年奄生悲於泉戶兩楹之夢豈迴景於
西山二豎之災竟遊魂於北斗壞木之悲怨一作師也何追
頽山之哀吾將安仰因情定禮自可虔於心喪吊服加麻
實無虧於聖政甲出而經是依古也乙尋則否奚所咎焉
既不異於門人信無徵於魯禮欲加之罪其有辭乎

同前

盧昌

惟甲惟乙夙庇唐封如琢如磨服勤師訓自凝情於竹素
 將比色於朱監既而逝水方驚梁木其壞微言已絕先師
 從召於鶴書素業無憑弟子空思於鱸亭閑陟寂歷泣對
 履綦舊宅凄涼愁聞絲竹爰制纓經以報師資雖乖心喪
 之儀未失禮經之意何如宜尼既沒予貢一作夏非為廬鄭生
 云亡叔然制服往誓不貽伊誚縣司何遽見繩請寬二公
 之憊無濫五刑之法

直講

直講無他伎判

丁專經直講每無他伎進考或人告濫

對

王靈漸

丁以聚學立身脩詞果行從師氏之六藝當孔門之四科
淑行惟新鱸魚已落清言如屑麈尾先搖旣珍席之有光
亦經笥之攸屬籛金奪價琢玉成功皆取判於一經蓋不
資於他伎誣其善誘生此薄言由也無人常聞於片折參
則不敏必造其兩詞請更推尋然議斷割

同前

常無欲

典禮之興講經爲要安人和衆學古入官丁以專經直講
精師訓造藝成重席業固專門歌詠先王頌聲以光於講
肆討論文義德化籍甚於談筵考課攸歸勤效斯在以無
他伎蒙竊惑焉且州縣徒勞自拘於常式庠序爰設亦著

於葵章妄告之人須料反坐

...

...

...

...

...

...

...

...

...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

王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22425

一九 年 月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